



康德九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九年二月二十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小說集 三集 金鏢 (第六集)

●定價國幣八角●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編輯人 竭秉鈞

奉天城內三聖宮胡同二號

發行人 竭國相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印刷人 劉永和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

印刷所 東都石印局

瀋陽區一德街五段五十六號

發行所 益新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武俠
小說

三隻金鏢 第六集

第六回

勝家賽真假黃三太會面
雙菊嶺猛勝魁輕身涉險

玉在石中難辨寶 金藏砂裏未爲真

淘金必得披沙煉 取玉還須破璞尋

琴對子期彈七律 馬逢伯樂長千金

美酒要逢知己飲 奇字難知問子云

詩曰

話說上集正叙在蕭銀龍等交待了自己公事，回到小兄弟們之中去了，諸葛道爺甚爲喜悅。正在這靜默之間，忽見店夥，上前稟道，回稟老達官得知，店門外來了一位老叟，自稱是姓俞名欽，在店門等候，諸葛道爺聞言，呀了一聲，說道俞施主到了，急忙率衆老伙們出迎，到了店門外，俞欽依然是，當年的風采，諸葛道爺躬身施禮，說道未得遠迎，俞施主恕罪，俞欽合十問訊，說道自昔年在台灣一別，至今多年未見，諸位老少兄弟容顏，已然蒼老了許多，今日又在此店中相會，憶及前事，宛如昨日，想不到已數易寒暑矣，說罷哈哈大笑，諸葛道爺執手往裏相讓，進店門入了北上房俞欽道，我先參拜勝三爺的遺體，孟二俠說道，老哥哥不必了。

女羊不見，今作故人，那有不弔唁之

禮呢，於是在勝三爺靈前弔祭一回，回
了幾個逆徒屠毒生靈，干犯衆位老俠，罪莫大焉，說句遮羞的話，劫運當然，凡在六合
之中者，任誰也逃不出定數去，此來原來約請二三好友，一舉擒伏，孰知造物弄人，不
從所願，所約請者，皆不遇緣，只得單身前來，應這場劫運，結局如何，實不敢預料，
不過略盡人事，得失只有聽之而已，諸葛道爺笑道：俞施主何乃太謙，諒一萬祺有何難伏
之處呢，俞欽正色言道，談何容易，逆徒萬祺頗得劍術之三昧，了解個中一切，登峯造
極，已臻化境，不到大數當頭，以武力決不能降伏，諒此真理，道兄當亦知之，諸葛道
爺與孟二俠蔣五爺等，盡皆佩服俞欽所論，一齊點頭，又聽俞欽說道，今夜晚我去他的
山寨之中，以師生之情，度脫於他，看一看動靜，再想辦法，諸葛道爺說道，恐其他反
目無情，在羣寇的勢力範圍之下，諸多不便，俞欽笑道，雖然是匪徒匯聚之所，好在還不
至於有甚麼不便呢，請放寬心，待我歸來再作商議可也，諸葛道爺也不能再爲攔阻，又
開了話頭，談些個閑話兒，席散之後，略事歇息，等到初鼓以後，俞欽站起說道，我去去
就來，少時再談吧，諸葛道爺起身相送，俞欽說不要客氣，說罷飛步出店房，飄然去了
，不到二鼓已至山寨之中，找着了守寨大廳，正值萬祺這放完了軍情，在寨中悶坐，只
因敗陣歸山，班海五鳥三鼠等相商，要去暗襲店房毀靈焚屍，萬祺力阻不可，時光不對
，不可涉險，大敗之後，銳氣墜盡，嚴守山寨，休養士氣，三五日之內，必有破敵之策

，切不可挺而走險，以犯兵所家忌，衆寇也倒深服其說，只得罷休，萬祺歸到自己的寨中，發放已畢，在寨中悶坐，籌劃進取之計，此時俞欽到來，飄然落到他的寨外，喝道萬祺何在，爲師來了這個賊猛聽見外面有人說話，是師父的語音，連忙去出寨觀看，把守大寨的嘍兵等，正要向前去擒拿，萬祺立時喝住，不要亂動，他急忙走至俞欽面前，口尊恩師在上，弟子有禮俞欽叫他起來，一同到了寨中，落坐獻茶，萬祺在一旁，垂手侍立，俞欽一聲長嘆，叫道徒兒啊，你把你所作的事情，從實說來，爲師我明白明白，萬祺到了此時，也不便隱瞞了，就把所有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俞爺聽罷連點頭贊嘆，沈音良久，向萬祺問道事情關到這個地步，你打算如何處置呢，萬祺說道也只可是，應了那倆句古語，不能留芳千古，就得遺臭萬年吧，俞欽冷笑說道，照你這個意思，天地間的人能夠允許你這麼作嗎，萬祺慢慢的答道，那也就是做着看罷，到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再說，俞欽微笑道，就假如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你怎麼說法呢，萬祺慨然答道，武力不及之時，一死而了之俞欽點點頭說道，這倒是個好辦法，爲師的我要與你商議，此時就算是迫不得已時，你能不能，聽爲師的訓教，跪在我的面前，了去一切煩惱，也省得老朽我，無法見人，結果你是被恩師收養，對於你的英名上，也沒有妨碍，可不知道你的意下如何，萬祺聞聽，沈想了良久，忽然問面帶笑容，口尊恩師，你老人家，這片言語，徒兒已然領悟了，細想會子實在是，比活着強的多呀，但有一件，我尙有

未了之事，懇請我師，緩限數日，徒兒自獻人頭，也就是了，俞爺搖頭說道這却不能，不用說數日之期，等到天明，也是不成的，還告訴你，出這個廳門，全是不允許你的，萬祺聞聽笑了一笑，說好吧就依你老人家之意，我們痛飲一場，恩師可能慈悲麼，俞爺笑道，醉與死聯在一起，倒是一件快事，我師徒盡量飲一場，最後的酒，倒也有趣，你就傳話備酒吧，萬祺連聲應諾，傳下話去，一霎時酒菜擺齊，師徒們對坐暢飲，酒至半酣，萬祺笑道，請問老師弟子不死成不成，俞爺把頭搖了兩搖，然後說道，時才說的明白，這場酒，乃是最後，豈得不死，萬祺問道誰死，跟着冷笑了兩三聲，搖頭說道不能罷，俞爺問怎麼見得呢，萬祺擰笑道，我是決對死不了的，很怕你在此死了呀，俞爺尙未答言，只見他把桌案一拍，厲聲說道，請你想情，我是担了個不仁不義的罪名，天下人皆說是我在兩軍陣前，打死叔父，靈堂之上摔死寡孀，氣死生身母，劍斬結髮妻，劍劈了內兄殺了四十八小俠數十人，師兄弟斷義絕交，在這個局勢之下，我還能夠有師徒之義麼，時才說的明白，要遺吳萬年，照着這種志向來解釋，當然是爲所欲爲，毫不顧忌啦，你現在中了我的麻藥計，四肢已然失了知覺，還能逃走得了嗎，按情理說，可不應當這個樣兒的做法，無奈是，我不害你，你必殺我，俗語說的好，當斷不斷，反遭其亂，不得已而忍心爲之，請求多多原諒吧，俞欽聞言笑而不答，此時五鳥三鼠班海等一干的盜魁走入寨中，一齊拍掌笑道，萬寨主真乃神也仙也，這麼大的事情的沈着應付

辦得完全，難得的很，萬祺慘笑道，世人不忍作的事，惟我行之，還用得誇獎嗎，班海笑道，大寨主說那裏話來，作大事的人，自然不拘小節，你此舉正是闡明了我們綠林道的義意，將來我綠林中人必要模仿而行，何愁大事不成呢，五鳥兄弟，隨聲附和的說道，翻轉乾坤，要沒有你這個樣兒決心果斷的人，豈能作的到呢，衆賊寇齊說是呀，我等佩服已極，就請大寨主，將這老頭，立即殺死，好叫天下人知道，順我們綠林道者生，無論何人逆我綠林道者，就將他置於死地，借此振作，以寒他人之胆，萬祺見衆寇，這種說法，沈音不語，三鼠秦尤笑道，依大寨主的意見，要怎麼辦呢，萬祺咳了一聲，說道擒虎容易放虎難，還能自肇殺機嗎，若是殺他的話，終而是不能忍心作的，我想是徒弟葬師，可算是孝道啦，等到我們，大功告成之後，給我恩師再起造一座石碑罷，以酬其傳藝之恩，如此辦理，也就無所虧負啦，衆寇齊贊揚，大寨主作事，公私兩盡，堪稱得當，不負天下人，實在難得的很呢，萬祺見衆人，一致贊同，遂即傳話，預備兩口缸，一口缸的口沿，砸了下去，以便覆在那口缸上，這道令傳出，片刻工，就辦齊了，將兩口缸抬入寨中再一看，萬祺，坐在那裏，已然是人事不知了，萬祺傳令教手下人把老人家，家俞欽裝入缸內，衆嘍兵過來好幾個，將俞欽抬起，放於缸中，把那口半截缸，起抬來蓋上，用繩鎖圍缸繫好，穿上了木槓，四個人一起往外，直至帳後，令人挖坑，不大的工人將坑挖好，萬祺手拍着缸叫道，父呢，請你早歸西天，去找我佛，葬你的皮囊是

徒兒我了，將來我還給你修造一座石龕，雖然你老人家早升天了幾年，休怨徒兒，這也是劫數當然，非偶然也，說完了這幾句話，將要教人將缸入土，話未曾說出，就聽坑內說道，徒兒葬師，實在是孝道，可是不等咽氣就埋未免太早，衆寇聞聽俱都是一怔，又見上面蓋的那半截缸，平空飛起，飛出去約有三丈來遠，緊靠着土圍子，落於平地，嘎吧吧的聲音響亮，摔了個粉碎，往缸中再看不見老人家愈欽的蹤影，萬祺與衆寇等直嚇得面如土色，驚異之極，不曉得缸中的人，那裏去了，只得將坑填平率衆回歸大寨，萬祺說請諸位寨主，各歸山寨，嚴行防守，等到明天，再爲商議辦法，衆寇聞聽，甚爲有理，忽忽別去，各回山寨，嚴行防守去了，萬祺手捧雙劍，來至帳外，各處查看，心中納悶，我跟他學藝多年，沒聽說他有神異的工夫，怎麼會平空就不見了呢，真乃怪事，正在思疑，猛然間正南上一條黑影，其快如飛，他把胆量往起一壯，伏身追將下來，到了山寨之外，就堪堪追上啦，自然是腳底下加力，緊緊追赶，不覺的離大寨有三里之遙，偶然靈機一動，連忙止住脚步，心裏說不好，要中了人家透敵之計，我赶快回山吧，想到這裏，將要轉身往回走，前面跑的那個人，也不跑啦，站在那裏，嘿嘿笑的直笑，萬祺不田得大怒，喝道前面甚麼人，報上名來，那個人答道我叫勾死鬼兒，前來找你，萬祺聞聽，罵道小輩你胡說八道，及早把真名實姓說出，若不然本寨主就立刻追你的性命，那個人哈哈大笑，奔他而來，到在臨近，猛聽說道：你看我是誰，萬祺定睛看時，

乃是師妹俞若梅，並不多言，舉劍就劈，原來是若梅在店房之中不放心伯父，單人入山，因而暗暗的跟了來，正在大寨主之中，四面窺探，忽覺着，有人在他膀臂上，輕輕的拍了一掌，把俞若梅嚇了一身冷汗，回頭看時，乃是自己的伯父，低聲說道，咦，老人家你可把我吓壞啦，老人家俞欽向他一擺手兒，又往外一指，伏身就走，若梅後面跟隨，爺倆，一前一後，出了山寨，到了曠野的所在，止住脚步，老人家俞爺一聲長嘆，叫道，女兒，你師兄一旦間，墜落的無法拔脫啦，時才我與他相見，他竟自用麻藥，來制我，幸耳我口中有百草解毒丹，無妨於事，我假裝着被藥麻倒，他用缸盛殮於我，在帳後挖坑，要將我活埋，臨要入坑的時候，我運用挾山超海的工夫，頂着蓋着的那半截缸，憑空飛起，恰巧落在，帳房牆子的土圍邊，我趁勢缸一落擋他們的眼目，由山溝中，就回來了，他們還以為着我，會甚麼騰雲駕霧的法兒，走了呢，我正往回走看見你啦，故而拍你一掌，俞若梅口稱伯父，如此說來，我們也只好回店房去吧，俞爺笑道，此時他們正在疑神疑鬼，必然是各處大寨，嚴行防守去了，你即刻前去，引逗萬祺，倘若將他調出山來，或可降伏於他，俞若梅尊命，這才復入了大寨，正遇上萬祺巡查各寨，俞若梅撒身就走，可見他真追出來啦，跑着跑着，見他站住不追啦，就知道他醒悟了，急忙用激將法來激他，換口說話，戲耍於他，然後跳過來，露了自己的面目，見萬祺並不多言，仗劍相拚，俞若梅合劍相迎，兩個人戰在一處，正殺得難解難分，不得開交，

忽然間劍光一閃，飛過一個人來，萬祺定睛細看，乃是自己的恩師，就想要抽身逃走，老人家愈欽，仗劍叱道，你還要走嗎，一言未了，手中劍劈面就刺，萬祺大叫道來的好，休怨弟子無情，我這是迫不得已呀，說話之間，捧劍沒招，師徒爺兒三個戰在一處，好萬祺揮動掌中雙劍，與師父師妹，捨命相拚，戰了有百十個回合，真難分勝負，老人家愈欽暗自着急，愈若梅更是焦灼異常，萬祺一面動着手說道，看這個樣子，我們打到天明，也是白費力氣，你們爺兒兩個，也贏我不了，與其勞而無功，倒不如各討方便彼此歇息歇息，說着話，把雙劍的招數一緊，用一招獅子滾球的解數，衝出圈外，高聲說道再會吧，本寨主去也，往下一反身，施展神行術，只見劍光閃閃，忽忽不見，老人家愈爺慨然嘆曰，可惜呀可惜，愈若梅口稱伯父，他已逃走我們回店去吧，愈爺點了點頭，轉身而回，到店中，天已微明，爺兒倆入店，再看老道與衆老少等，全都等候着聽喜信呢，見他們爺兒倆個進來，連忙起身讓座，老人家入座，未等道爺問訊，就把入山，師徒會面，二次交手的話，說了一遍，道爺與孟二俠等聞言，驚異良久，道爺緩緩的說道，如此看來，降伏於他，很是不容易的呀，又兼各山寨的羣賊，匯聚於此，實在是個大難題，說罷不勝浩嘆，老人家愈欽，連忙抱拳擋胸向道爺說道，這也無妨，請道爺暫且寬心，不必着急，別看賊匪的聲勢浩大，不久的必有機緣輻輳，到了他們惡貫滿盈的時候，剿滅他等或可還是很容易的事不過是時間的問題而已，當今急務，我是感覺是

，彼衆我寡，不好應戰，依我老朽之意，匪類們不討戰則可，他們若是亮隊討戰，我們僅可出去應敵，勿論賊匪有多少能人，凡是步戰，自有我來擔當，開這個殺戒，討此煩惱，乃係藉此贖罪，誰教我教出個造反的徒弟來呢，並且在座諸公，請放寬心，就算是他們羣起而攻，我受點累是不能避免的啦，寫在不至於，有甚麼危險，道爺與孟二俠也無可如何，只得說諸多仰仗吧，老人家俞欽笑道應運了劫，談不到仰仗不仰仗啦，我們大家暫且先歇息歇息吧，或者賊人少時還許亮隊呢，諸葛道爺點頭稱是，這才散帳歇息，天到了晌午的時候，四十八小俠來報，敵人亮隊，諸葛道爺說是知道了，報事的退下，俞欽笑向道爺說道，請道兄令下代四十八小俠兄弟們出店，今天是門將不鬥兵，命小兄弟們嚴行防守，看老朽會戰這千匪類，諸葛道爺只得依着老人家俞欽的議論，當即令下，出店迎敵，不多時到了山下，一字排開，恰巧嘍兵已然開到，兩軍圓對，隊伍紮穩，賊隊中，一寇當先，在戰場上，耀武揚威，討敵要戰，只見他蓬頭垢面，頭上勒着一道鐵箍，往臉上看，面似生蟹蓋，眼似銅鈴，血盆口，鋼牙顛倒，黃焦焦的頭髮，未代帽子，穿一身藍布的短衣，手捧一條九耳八環分水斧，聲似巨雷，勢如奔馬，俞若梅向老人家俞欽說道，伯父可認得這個人麼，俞欽搖頭說不認得這個賊，俞若梅笑道他乃是，大力伽藍養咬金鄭義，兇勇的很啊，俞欽點點頭，飄然而出，來到鄭義的面前，用劍點指道說，爾就是大力 藍養咬金鄭義嗎，鄭義點頭道，正是你家寨主爺，你是何人報

上名來，老朽俞欽老人家說道，鄭義不問好歹，捧斧就砍，俞欽合劍相還，戰在一處，約有數十個照面，上人心中暗想，這鄭義果然是能爲出衆，武術絕倫，隨把掌中的劍招變換，施展開山取蛇的招數，這一招正砍在鄭義的手上，將大指砍落一節，鮮血淋漓，疼的他哇呀呀，怪叫如雷，托着受傷的那指頭，那一隻手，倒拉着分水斧，跑回隊內去了，對面上惱了四鳥兄弟，各提各人兵刃，衝至戰場之上，怪聲叫喊，那裏來的老匹夫，竟敢傷我們寨主，豈能容得，可知道我們的厲害嗎，話到人到軍刃到，四對軍刃，分前後左右，往上攻打，俞欽微微一笑，說道該殺的山賊，不必誇口，看劍吧，遂即捧劍進招，一口劍會戰四對軍刃，老人家獨鬥四鳥兄弟，軍刃交加，來回亂翻，工夫一大，可就看出來，四鳥弟兄不是俞爺的對手了，賊隊中鑼音振耳，兄弟收軍刃跳出圈外回了本隊去了，又聽一聲鑼音，當有藏天烏班家寨的大寨主，班海班振江，闖至陣前，舉掌中的五勾八卦紅毛分水劍，大聲道老匹夫你認識我嗎，老人家俞爺聞言笑道班海呀，你可記得，當年紫竹院主，要將你置於死的，我與鐵冠道人，給你講情，方才留下你這條性命，爾就應該閉門思過，以終晚年，保全自己，首先落一個善終正寢，方爲正理，你竟敢在藏天島，招集亡命焚毀勝三爺的屍體，追殺送靈的四十八小俠，進一步你又，離了巢穴，與焦家寨合在一起，抗戰四十八小俠，自恃兇勇無敵，來會老朽，你自己想一想，你可否能得勝嗎，怕的是，你要喪在我的劍下，聽我的良言相勸，速即退回藏天島

，苟延殘喘去吧，班海聽爺爺這片話，反把他氣的不得了，大叫匹夫休得饒舌，你納命來吧，話未說完，擺刀就砍，上人哈哈大笑，說來的好，合劍相迎，當場交爭，攪作一團，這班海運動全身之力，班海把寶劍掄的像風車相似兩下聲音喧嘩，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由山中來了一人，飛奔戰場上，來至近前說道，二位閃開，先不要爭戰，某家到了，老人家爺爺與班海，各自躍出圈外，收在掌中的軍刃，往對面觀看，見來人身形高大，渾身的衣服，一色青的，火紅綢子勒頭，戴一頂黑鴉尾巾，腰中跨口短劍，手執一條，大約看年紀，總在六十歲開外的樣子了，海下有很稀的一部花白鬚髮，不留神是看不出來的，別看那麼大歲數，精神足壯的很，二目放光，好似兩盞燈，班海看罷笑道，原來是焦大哥，你幫我個忙吧，這個老頭就是俞欽，來人說班二寨主，你請回隊吧，我既來之則安之，你等候可也，二寨主班海，轉身而去，俞欽說道，來人通名老朽手下不死無名之鬼，焦熊通了姓名，說實不相瞞，某家被我妹丈所託，來找你報報仇，請我助一臂之力，想不到昨日你們放火燒了我的山寨，今天兩軍對陣，可說是再巧的沒有了當場爭戰罷，老人家不容他往下再說，大喊山賊，少說閒話，爾既到戰場之上，就是這在劫數的人，在數難逃，我也說不得慈悲與方便了，也顧不了因為你，惹出若干事非來，老朽今日大開殺戒，除去你這惡賊，以謝天下，說着話捧劍就刺，那焦熊合斧相迎，一來一往，戰在一處，劍斧交加，光華閃灼，兩陣上殺聲如雷，喊殺連天兇殺惡鬪，數

十個回合，未分勝負，四十八小隊中，道爺，向孟二俠說，孟施主你看此時戰場上，老人家與這個焦熊動手，大不似先前，貧道看着，這劍法像是加緊了許多似的孟二俠點點頭說，道兄你所見不差，愈若梅在旁答道，說回稟師伯得知，今日這場戰，我伯父要大開殺戒，諸葛道爺說怎麼見得呢，愈若梅回答道，我伯父使出絕招，現在與他交戰的劍法，名曰一氣朝元分形劍，乃係劍術之中，最厲害無比的招數，輕易不使用，因而知我伯父要開殺戒，敵人決不能逃生的，道爺聞聽，說道這麼看來，敵人也是個出乎其類，賊子啊，孟二俠笑道，那是當然的了，蕭三俠將要答話，就聽愈若梅說，師伯請看吧，這就要分上下了，道爺等急往戰場上觀看，只見老人家愈欽的寶劍壓住了焦熊的月牙斧，跟身進步，順水推舟的架勢，劍奔他脖項砍去，那焦熊往後一仰身，倒於就地，老人家劍尖下指，用一招龍探海焦熊一看，飛身跳起，離地約有一丈五六高，老人家跌足縱起，用寶劍橫着一揮，只聽得一聲慘吼，眼看着鮮血橫飛，死屍與人頭，以及那個月牙大斧，先後落在戰場之上，再看老人家愈爺早落在一旁，捧劍贊嘆，兩邊看着的人，全都嚇的目怔口呆，衆嘍兵往回就跑，好在是老人家並不追趕，把個萬祺氣了個半死，再看自己的人，尙自亂竄亂跑可算是狼狽了，又氣忿，又是羞愧，好容易才將敗潰嘍兵喝住，同回山寨，會合班山等，又損傷了焦大爺，尤其是焦熊這個人，非常重要，最對不起人家四鳥兄弟，實在是無法作人，他越想越難過，正在暗自着急，忽聽班海口稱尹大寨主

，萬祺強作笑顏，於是說道班二寨主有何見教，班海愁眉不展的說道，我們空有這多的人，較比四十八小俠很佔優勢，却爲何見一陣，敗一陣，眼睜睜英雄無用武之地，你必須要想一條妙策戰勝他等，不但雪了敗兵之恥，而且我們也站住脚步啦，不然的話，我們的人心，假若潰散，那就無法收拾啦，四鳥三鼠等，齊聲贊同，說是班二寨主所慮甚是，尹寨主要趕快設法，不可遲延，萬一若是三俠再邀請朋友或者是再來幾個重要人物，幫助他等，咱們的大局，可真是不堪設想了，萬祺說道，最後一戰，取得勝利的法子，還不至於沒有，但是我們新敗，銳氣已失，說話問怎能振作的起來呢，我的主意，算是這等這樣，如此如此，衆人聞聽，稱贊道，好好，他們說論何事這且不提，返回再說，黃花鎮，店房衆位老人家，與四十八小俠正在店房談論千巖山雙峯嶺之事，如何結果班家寨之事未完，又引出焦家寨來了，焦家寨尙未解決，又來了河北三俊，而且尹萬祺是有功夫之人，一時半時還是不好解決，他們衆人正在尋思之際，有小俠們報道，俞爺到了，諸葛道爺，與衆位老者及小兄弟出來迎接，見面之後，一同至店房彼此見禮，道爺說道，不想俞施主駕臨，真乃是死去勝老三之福，想當年台灣一別，忽忽數年，你是一位不愛多事的散人，怎麼也來到此處呢，俞爺嘆了一口氣，說唉，別提啦，令人慚愧的很哪，遂將那萬祺之事，詳細訴說了一番，諸葛道長這才明白，說怪不得呢，這就是了，我說呢，他人怎知，我門中的劍法，原來是老人家辦的好事，俞爺說實在對不起，

衆位老人家齊聲說道，這也是勝三弟的劫數當然，非是偶然的呀，諸葛道長說當然也罷，但是何以善其後啊，俞爺說，只好請諸位幫忙吧，諸葛道爺說那自然是，還論得到客氣話嗎，孟二俠又將一切的戰事，對諸葛道爺，說了個大概，蕭三俠與俞欽說道，不想又引出令高足之事，越發的不好辦了，俞欽忿然道，且不問將來，我們先清理眼前，然後再定根本之策，大衆全皆稱是，諸葛道爺向孟二俠說道，你與俞施主協商，應該如何進取，然後對貧道等說明，我輩遵令辦理，一鼓作氣，掃滅邪氣，豈不是大好的事嗎，俞大爺起身致謝，遂即派人備酒宴，安置列位老人家等，開懷暢飲閒談往事，詳細討論全盤計劃，協商了良久，方算是大體粗定，然後入席由諸葛道爺，說明了預定的計劃，衆高人齊聲稱妙，當先的頭一步，必煩收了逆徒，用振軍威以驚敵胆，第二步是用全力，潰滅賊人的再去取千疊山雙峰嶺，最後舉全力，對付班海五鳥三鼠等，一干的羣賊，大約有他等也逃不出去了，孟二俠問道，解決萬祺應用是何人呢，道爺道當然是俞施主爲主要者，並須請衆位賢弟等，大施慈悲助力收之，俞大爺說道，諸位援助諒可收伏，或不致於任他脫逃，諸葛道爺說事不能緩，即刻請出動，分八路埋伏好了，防其先發制人，我們別走了後着，等到夜間俞大爺入敵營，相機辦理但能將，萬祺誘了出來，合衆力以擊之，斷無不成之理，此次若叫他跑了，可就大費周折啦，諸葛道爺點了點頭，說也只可如此辦理，當時計議已定，停盃不飲一齊用飯，席散之後天已申初時分，留幾位

守護店房保護勝三爺靈柩，其餘的一齊出動，孟二俠與葉六爺，二位巡山之左，起身先行，繞至千疊山之左，天已日落之時，離山寨約有數里，找了那大樹，二位老人家上到樹上，隱住自己身形，又可遙觀四外，很是得眼，心中計算着，現時決對沒事，即便有事也得到了夜間，可那裏知道，凡事偏偏出人意外，事實於理想，可就適得其反啦，二位坐在樹上正在低聲談論，忽然間而有兩個人，如電閃星飛的一般，由賊人卡子中，馳驟而來臨近看時，兩個人全是青紗罩面，看不清是甚麼人，身背後有軍刃，一個是雙股劍，那個是豹尾紫金鞭，二位老俠那能放他們過去，急忙跳將過來，亮軍刃擋住去路，喝道，來人且住，說明來歷再走，如要不聽可要你等的命，一言未了，只見頭一個人，回手抽鞭奔孟二俠就打，那一個，斜刺裏就跑，葉六爺提劍就追，那人一抖手，發出一道白光，向葉六爺打來，葉六爺忙閃身躲開，那人又發出幾道白光，向葉六爺打來，葉六爺飛身躍起，實指望躲開了沒想到那人，又連貫發出，葉六爺，身子在半空怎能躲閃，原來敵人發的是，七星連珠飛劍，可嘆葉六爺，身中了三劍覺得麻木，情知受了毒藥暗器，心中雖然明白，奈而身不由自主，平空栽倒在地，那個賊也顧不得，檢他發出的暗器，竟自如飛逃去了，這邊孟二俠，捧七星古銅刀，會戰之人，鞭刀交爭來往衝殺，正在不可開交，忽然見葉六爺失機，孟二爺變化招數一刀扎去，老人家施展，進步連環追魂刀，敵人不認得這個招兒，身子未得站穩，被老人家連三併四的，往裏一攻，他手中

鞭一遲慢，左腿上挨了一刀，鮮血淋漓疼痛之極，老人家跟上步，又飛起一脚，正在踢他的丹田穴上，那人支持不住，撒手扔鞭翻身栽倒，孟二爺向前將賊人四馬倒倒蹄一網，這才過來觀看，葉六爺只見他二目緊閉，已然昏迷不醒啦，叫了幾聲也沒言語，老俠客將葉六爺，繫在身上用絲代累好，然後將賊人挾起，腳底下加力，奔回了店中，及至到在店門，天光已然三更之後，裏面大眾正在着急呢，皆因俞大爺去到山寨，探知萬祺已走，但不知往何處而去，更猜不透他，又向甚麼地方興波作浪，只得出了山寨，分頭知會大眾，回走店房見了諸葛道爺，備說果然走了後着，萬祺這畜生，已然離山寨他去，諸葛道爺聞言沉音不語，良久才說道，唉，此人遠去必有所爲，殊堪憂慮，俞爺說這逆子，也真太狡猾了，大眾正在談講，忽有小兄弟來報說，孟二俠拿賊回店，衆人連忙迎了出來，老俠已然進來，將拿住的賊人，交與了小兄弟們看管，又把葉六爺由身上解下，放在躺椅之上，這才把經過之事對衆言明，諸葛道爺向前看看傷痕，搖首無語，俞爺過來一看，就愛呀了一聲，急忙由腰中取出丹藥，用水化開一粒，先給葉六爺灌入口中，然後又化開三粒，等了不多的時候，葉六爺腹中作響，眼睛已能動轉，俞爺才將他身上中的飛劍取下，敷了丹藥之後，又拿出三粒丹藥，納入葉六爺口中，葉六爺此時已然明白啦，將丹藥吞入腹中，稍待了片時之工，腹內疼痛，叫人摻扶至外面去走動，及至大小便完全行下，葉六爺歎了口氣，說咳，真想到喫這麼一個虧，來至店中大眾齊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拖陳和害徹底解得，方才豁然釋懷，抬起頭向俞大爺叫道，恩師啊可憐弟子，雖然明白覺悟，但是後悔已遲矣，說罷放聲痛哭，俞大爺點頭嘆道，不錯不錯似乎遲了，你將實情詳細說明，爲師向孟二俠及四十八小俠們乞情，老朽將你收養，也就便宜你了，單等汝死之後我必厚葬於你，爾還不甘心麼，于錦彪止淚答道，師父如此恩點，弟子死得其所矣，諸葛道爺站身說，請孟蕭二俠以及衆位老少英雄，全都端起來，貧道有幾句話說，大家聞言一齊立起身形，諸葛道爺說衆位呀，我想于錦彪，情有可原或可恕之，列公以爲如何呢，孟二俠，蕭三俠，賈七爺，楊六爺，蔣五爺，及小兄弟都一齊說道，于錦彪之罪，既往不究，且看將來罷，諸葛道爺打一稽首，口念無量佛，貧道代替俞大爺，師徒先謝謝，三俠齊說你老人家，這不是多禮嗎，諸葛道爺說不，這是禮之當然，還得二位以故舊的交誼，向俞大爺，給予錦彪求情，暫送一死，以觀後效，這一句話出口，將大家全說樂啦，賈七爺笑道這說死，可真是新奇之語，諸葛道爺說道，要用一個除字啊，是表明緩處其罪的意思，假如果改悔了前非呢，彼時方能用，免死的字樣，孟蕭二俠齊稱遵命，向俞大爺說道，懇請老哥哥恩點，暫除令徒之死罷，諸葛道爺及四十八小兄弟們，俱皆說道老人家情有可原寬恩罷，看在我等的薄面，說着話向俞大爺行禮，俞大爺見大家如此賞臉，連忙合掌，慘然答道，蒙列公如此優遇，老朽只得愧領盛意啦，遂向于錦彪叱道，爾還不拜謝，列高人再生之恩麼，于錦彪至此是，感激到極點

，挨位拜謝之後，俞爺叫他跪在，孟肅二俠面前，靜候令下，孟肅向前扶將起來，說道：你拜謝令師罷，于錦彪再跪到，恩師的面前，俞大爺嘆氣說道：愚人哪，現在不要你的命，是碍於衆位老少英雄，金面，故爾容爾自新，善惡二途汝自擇之，將來如何，且看你的，祖上餘德罷，遂將手一揮，說聲起來講話，于錦彪起來垂手站立一旁，諸葛道爺開口問道，萬祺他向何方去了，于錦彪當即，如此這般的，詳細說了個明白，大衆一聽位位的，咳了一聲說道，好逆子呀！太殘忍了，原來萬祺見老人家俞爺到了黃花店，共議破敵之策，萬祺說現在的局勢，只可嚴守不可出戰，班海五鳥兄弟憤然說道，想甚麼妙法子，能將這干對頭冤家，一網打盡呢？與焦大爺報仇，萬祺說爲今之計，休想尅服他等，硬殺硬戰斷無戰勝之理，若用避銳養鳥之法變，或可能遷延時日，靜以待變，相機進行，再就用那挺而走險的法子，盡人事聽天命，作孤注一擲，萬一成功，則大事成矣，但是恐非容易，否則自焚之禍也，四鳥一聽問道，大寨主你說說，挺而走險之策，我們大衆聽一聽，萬祺遲疑良久，方才說道，此事不用說去作，談之都驚人之耳，班海笑道：大寨主呀，你要知道非常人，才能說非常之語呢，若是無有驚人聽聞的言論，怎能以作的出，非常事情來呢，請你快快說出，以暢我等愁悶之懷，萬祺說挺而走險之策，換句話來說，便是誓不顧身，得有能捨命之人，連夜去勝家寨他家內，刺殺他一家滿門火化宅院也。家中有此大變，四十八小俠俱被震動，反是與他們有仇待時而動之輩，必要乘機而

起，三俠與諸葛老道等，疲於奔命，顧此失彼，四十八俠，坐得魚翁之利，收不勝收矣，衆山賊不等萬祺說完了，就接言說道，大寨主有此妙法，何不早說呢，可惜可惜就結了，不然大事不就早成功啦嗎，萬祺繼續說道，諸公見的錯了，彼時勝英之子勝魁他不知勝英生死的消息不明，現在雖然是，知道他家中無有能人，但是也係理想中的見解，實地並無甚麼把握，所以說是盡人事，而聽天命罷了，成否不在乎人力，只看老匹夫他家中的氣數，我們綠林道造化耳，班海笑道大寨主不必遲疑，速速派遣辦理，連老夫也甘願聽令而行，萬祺道此事不能，指派他人辦理，必得我親身去走一遭，因爲此行最險，而且主意是我出的，請想入勝家寨刺殺他家滿門，火燒勝家寨全莊，這是何等重的事，再說主意當然太好啦，可是有兩句成語，說的明白，凡事自有定數，豈能由人計算呢，看起來辦此類的大事，與撞木鐘相似啊，故此不能委託他人，班海班二寨主，深服其論，皆言一個人去，決對不成的啊，萬祺說我三師弟，前往足可勝任，此處的事務就請，班寨主主持一切，候我們喜音，那時再定各種的辦法，班海點頭應允，又叮嚀了很多言語，萬祺即刻離席，他更換行裝帶了同劍，與師弟收拾起身，于錦彪遵命辦理，少時報齊，萬祺向班寨主告辭班海道何必這麼急呢，萬祺說此時起身，還怕是晚了咧，請班寨主火速分派，嚴防各地，遂時注意爲要，班海也真聽話，立即分撥一畢，萬祺出山去了，用青紗罩面，令于錦彪也用青紗罩面，他二人這才步法如飛，出了山寨之後，縱步而

行，萬祺心中暗想，我造下彌天大罪，目下孟二俠們，已至店房，前又有我師，若我一個人怎麼抵抗，豈不是終於被擒他滿門家眷火燒全村，真要是遂我志願，這遺吳萬年的名聲，總算辦到啦，倘若皇天不佑，抗不了他勝老匹夫全家的福氣，大略着也得，殺個落花流水，即便到了不得已之時，橫鋼鋒於項下萬事皆休，假如別生枝節，被獲遭擒被他們萬刮凌遲，可也值得了，他心中正在尋思，忽有二老俠攔住去路，萬祺心說哈哈如何，幸而我發動的快，不然我師去找，焉能脫身呢，又一想不可戀戰，速速逃走爲妙，想罷料手發出飛劍，可巧葉六爺蹣跚起，他用雁過拔毛之法，發出速珠飛劍，將敵人打傷，也顧不了收回自己的暗器，落荒而走，出來約有數里，看了看後邊無人追趕，緩緩而行，等候于錦彪，待了很久不見追來，暗暗難過，心說看來我師弟，他必是被人拿住了，可嘆哪可嘆，我師焉能留他性命，想至此處掉下幾點淚來，把心一橫說道三弟呀，愚兄害你不淺望祈英靈默佑，誓要給你報仇雪怨，這裏他悲慘的很，如飛向宣化大路，兼程倍道而行，這一日在店房巧遇見廉斌，他二人誰也不願見誰，但是既然見了面，又豈能交臂而過呢，廉二爺是作兄弟的，只得高叫哥哥嗎，連忙跪倒行禮，萬祺也只得撐扶，口稱二弟平身，這二人可就是，惱在心中，笑在面上，全是假好假厚，萬祺說二弟那裏來呀，廉斌對他焉能有實話呢，信口答道奉父母命，去五台山降香，萬祺笑道爲了何事，許下五台山降香呢，廉斌用驚告他的言語，答道只因我脫了山賊之皮，老人家才有

此願耳，萬祺聞聽不由得顏色驟變，強自鎮定徐徐答了個哦字。廉斌問萬祺說，兄長此行意欲何往，萬祺說我是要去五台的，廉斌忙問道，兄去五台有甚麼事情，萬祺淡然答道，訪一個知心的朋友，廉斌說這就是了，我弟兄一路同行吧，萬祺點頭說很好，遂一同前進，萬祺心中暗想，不料想與他相遇，偏偏他也是去五台山，這可怎麼辦呢，又一轉念也罷，他前者留書棄我，言語難堪視我非人，今既相逢，必要將他置諸死地，不然的話到在五台山，他怎能容我再去勝家寨，以他棄我之不義，留書辱我之無情，且又妨礙現在之大事，若不先發制人，還許被他所害，有以前種種的情形，只可用斬鋼截鐵的手段，追其性命，方保無虞，萬祺將主意想好，將要開口說話，廉斌滿面春風的，叫道兄長啊，適才問，你說要訪個知心朋友麼，萬祺漫應之，廉二爺繼續說道，我想交遍天下友，知心能有幾人，兄長這個好友，但不知是那一家，萬祺很不自然的說，除了你一人之外，凡是我交往的，沒有一個不知心，此話你可信嗎，廉二爺笑道我不相信，不但不信而且，天地之間，除非我是你的知心之人，餘者皆不能洞悉於你，我之言大概是，你不佩服吧，萬祺一聽，廉二爺言在意外，遂冷着臉問道，你怎能見的這麼確呢，你又有何等的把握，廉二爺冷笑着說，既敢說大話，當然有知你之能，請師兄別着急，實話說你吧，我是你的壞事小人，你明白了吧，萬祺道我不曉得，廉斌仰面大笑，樂完了後手指萬祺說，你不要裝傻啊，聽我良言相勸，將那刺殺勝宅全家的念頭斷了吧，師兄呀

這是知心話，你敢說，我不是知心朋友嗎，萬祺一聽此話，好似雷轟頂頭一般，心中難過之極，又見廉斌嘿嘿的冷笑，不由忿火中燒，厲聲大罵好匹夫，你敢壞我的大事，本寨至今日，爾口口声声，說我萬祺，取廉斌，廉二爺喝道你且住手，請你要明白我不信你，乃係追脅之交，與師兄弟無涉，至於干戈相見，故有節節退讓，今日當面反目，是因為你要刺殺勝三爺，有不利的行爲，我本着義務天職，焉能坐視，任你橫行，不用說咱們是異姓兄弟，就是同胞手足，爲了盡俠義道，也顧不了一切一切，我最後的懇求，望祈你行刺之事，作爲罷論速速遠遁，隱居僻地更名改姓，庶可矣保項上首級，又免得我自殘骨肉，你可能以應許麼，萬祺聽罷廉斌的，這一片金石良言，他不但感激，反倒勃然大怒，一擲手中雙劍，直奔廉斌來動手，廉二爺見此情形，不禁嘆道可惜可惜，這可算月缺難圓呢，遂即挺軍刃相迎，師兄弟在大道邊，兇殺惡戰拚命相爭，一個是甘心作賊，不顧忠義二字，一個是爲保俠義道，義務的天職，不得已斬斷師兄弟情義他二人各有所懷，自然是誓不兩立，當時爭戰了百餘回合，分不出勝敗，打了個平手，萬祺忽然落荒敗走，廉二爺縱身追趕下來，萬祺的飛劍已然沒有了，只可用弓箭相傷，他回手抽弓取箭的工夫，廉二爺早把軍刃掛上，將插把彈弓到手，由彈囊內取出一把彈子，開弓放出連珠彈來，逆賊將想要用弓放箭，彈子像驟雨相似，劈頭蓋頂打到，這個賊出世以來，也沒喫過這樣的苦子，今天可受了傷啦，被彈子打得頭破血出，臂腫腰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暗中堵截，看我去勸他成功否，廉斌點頭應允，裘爺高身至前面，進屋入坐，萬祺問道，嫂嫂病體若何，裘爺嘆氣道怕好不了吧，萬祺還要說話，沒等他開口，裘爺說賢弟呀，我們論點快活的事，家務何堪提起，數年前有人送我，一付對聯寫的甚好，最可貴者字義深奧，反覆觀覽有味可尋，你看看如何呢，萬祺只得說好好好，裘爺派人取了來，掛在北牆之上，手指着對聯口稱賢弟請看，萬祺閃目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勿作天下必不可長之事，果然筆法不俗，寫的實在甚好，細玩詞意實堪欽佩，萬祺失聲讚道真好真好，裘爺乘機問道，你願爲必不可少之人嗎，可是欲作必不可長之事呢，萬祺一聽裘爺所問，是言在意外，正色答道兄長看我，意之所在呢，裘雲志哈哈大笑，並不答覆於他，萬祺追問道，哥哥怎麼不答呢，裘爺收了笑顏，肅然說是我不知道，萬祺說怎麼呢，裘爺說我無知人之能，當然是不知道呀，萬祺微微冷笑，他的面容就變了，裘雲志口稱兄弟，你變顏色因爲何故呢，莫非你有甚麼多心嗎，萬祺冷笑着說，兄長有話儘可明講，又何必費此週折呢，裘爺說我想要你，痛改前非，作一個必不可少之人，不曉得弟你你能不能呢，萬祺聞言大驚，急忙說道兄長啊，你的話從何說起呀，裘雲志叫道老弟，你還想隱瞞於我嗎，實對你講吧，適才從人來說，夫人找我說話，那是假言哄你，實際上乃是朱文來到，我去會見了他，方才明白所有一切，退回大庭不好說出，藉着對聯爲由，暗中解勸於你，又何必裝作不解，還拿我當愚人看麼

，兄弟說實話吧，到底打算怎麼樣，快快的當面說來，萬祺暗暗着急，心說又是廉斌壞的事，當即慘笑了笑，說道唉，既然得知個中實情，我也不瞞着你啦，但是事到不可收拾，正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又道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請兄長，收了你一片苦口婆心，我萬祺不顧一切，誓行我之爲所欲爲，閣下如看着不相當，某家即行告退可也，裘雲志一聽這賊逆，竟自說出不經之談，不由得氣往上撞，厲聲喝道啊，真來大胆，甘心作惡，若不即行悔改，恐你走不得也，萬祺瞪目問道，裘冲你要拿我麼，裘爺說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汝倘不知省悟，說不得只得捉拿與你，這萬祺聞言大怒，罵道老匹夫你敢無禮，本寨主豈能容你，這可是你自惹橫禍，裘爺尙未答言，房上有人喝道，休要發威束手被擒罷，萬祺聽是廉斌說話，他怎敢久停呢，恨恨言道，再會吧，向着裘雲抖一抖手，將桌案推翻拋去，山賊藉此機會，飛身躍至裏間屋，踢掉了後窗戶，跳至外面不敢上房，怕的是拿彈子打他，順着川堂夾道，跑至後園之內，越牆而出落荒去了，逃出約有數里之遙，方才收住脚步，找了個樹林，在樹下歇息歇息，他痛定思痛，反復思量着，最可恨的便是廉斌，越想越可恨，氣忿到了極點，偶然他動了殺機，心中輾轉道，此地離十二連橋不遠，我何不星夜赴他家，夜間去殺廉斌的，父母妻子合家人等，再火化他的莊院，一則是給我拉拉替身，再說報了他，累次破壞我之事，並且我全家殉難，由於他人所起，我殺其滿門，恰好是冤冤相報，萬祺將主張拿好，

立刻跳下樹來，馬也沒有了，只可步行吧，施展陸地神行法，連夜向廉斌的莊上而來，此地距離二百來里路，他的脚程又快的很，所以不到一日時就到啦，但是這種陰險事，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胆的來作，只可等待至黑夜之間，才好動手辦理，他找了個樹林，隱避身形暫爲歇々，此處乃是他父母之鄉，差不多全認識他，若是被人看見了，諸多的不便，他無法去找地方用飯，只好是挨餓忍着吧，好容易熬至天黑，這才下了樹走出林外，想要找點吃的喝的，沒想到將一出樹林，就見一條黑影兒，快似風雲的一般，向東閃電似的前進，萬祺大驚，也是賊人胆虛，怕是他來的，急忙在後面追隨，遠遠的跟着以觀究竟，直跟了個二更已過，把前面走的人，也給跟丟啦，他收住脚步時，辯別方向，離廉斌的家，約有二十餘里，不由得心中着急，暗自瞞怨自己，這不是自己，疑心生暗鬼麼，再要奔到廉斌家中，還不得三更上下啦嗎，他這麼一着急，可就將餓與渴，全都忘了，又一轉思，前面那個人，既然不是爲我而來，就是萬幸啊，受點勞苦又怎麼樣，好在廉斌家中，並無能人，用不着費力氣，此時不去恐失機會，遂即壯起精神，伏身施展飛行術，向廉二爺家宅而來，天交三更之後，他到在莊中，至朱宅的後牆外，縱然進來在房上行走，如履平地一般，來在正院上房之上，暗自點頭歎息，心裏說往昔，我來在此處如我家一樣，他父母即我父母，他妻如我的姐妹，毫無避忌的，真想不到今日至此，殺人後還要燒莊，唉，天哪，天哪，造物何弄人之甚也，又一轉想道嘿

嘿，萬祺你非丈夫，你家中出此逆事，又有何人原諒呢，既來之則安之，殺他個落花流水，就算給我滿門報仇，他想到此處躍身跳下，站在院中厲聲喝道，說呀，廉斌家中老幼聽真，可恨廉斌他，背盟負義，反了我萬祺，貪生怕死賣友求榮，害的我全家遇難，可算是家敗人亡，害的我身担逆名，將那鞭打叔父死於戰場，靈堂之上摔死穿蟻，劍殺結髮妻，逼死養身娘，種種的惡名，加諸在我的頭上，又用連珠彈，將我打傷，又離開我的好友，竟致干戈相見，破壞我的大事，叫我成功不得，他之罪惡擗髮難數，故爾來在你家，要殺一個雞犬不留，汝休怨本寨主無情，實是朱文逼得我沒路，沒有別的可說了，來來快快拿上頭上，他站在院中發威，數說朱二爺之過，上房中朱莊主，聽了個明明白白，當即答話叫道，千疊山雙峰嶺，萬大寨主麼，咳，咳，咳你說的全對呀，殺我全家理之當然，你且少候片時，老朽就在劍下領死，說罷之後，就聽開門的聲音，見朱老者頭戴睡帽，穿一身襯衣，手拄拐杖來至院中，說道萬祺呀萬祺，吾兒朱文得罪於你，爾就該找他，分個生生死死，那才是奇男子的本色，你不該找到家宅，欺壓老少之人，你算的了甚麼英雄好漢呢，萬祺冷笑着道，老人家責備的倒是對，不過是片面之詞，朱文他洩了我的根底，害的我十逆占全，不齒人類，活着難見人，死後對不起鬼，近日又壞了我的大事情，叫我死都不得其所，故此才來殺他全家，叫你子朱文也落個，大逆不孝，他不能報父母之恩，反倒因他得罪仇人，你家老少盡被屠殺，也叫他難為人，我不好

死，他也休想好活着，你明白了吧，請你拿頭來好嘍，老莊主嘆道，却還哪却速，好好好我就獻上人頭，但是有一句，央求的言語可能聽麼萬祺說請講當面吧，老人家喘吁吁的，口尊萬大寨主垂憐，我那小孫孫光祖，年紀幼小，不知事務，請你開天地之恩，寶劍下留他一條小命，餘者悉聽尊便，任你殺個痛快，以解心頭之恨，大概也就成了，萬祺搖頭說道，那可不成啊，不殺你倒能成，斷不能給你朱姓留後，非叫你們斷子絕孫，方能解得了，這一場血海之仇，老莊主聞言大怒，罵道逆子呀，狠毒的畜生啊，此種言詞虧你說出口來，老太爺子今天，將你碎屍萬斷，看你怎能，斬斷人家的宗嗣，說罷掄起拐杖就打，萬祺一見不由得，哈哈笑笑個不止，叫道老兒你也是，太以得不知自諒嘍，就憑你，也敢與本寨主來動手，豈不是自送其死，說着話他將要還手，忽聽得嘎吧一聲，配房的窗戶掉啦，萬祺就是一怔，一聲嬌叱道，山賊大胆，白光閃處，而前站着一個婦女，見他淡裝素服，手捧寶劍喝道，師兄你呀你的死期至矣，還敢想入非非麼，今日遇見你，焉能當面錯過，又道是機會不可錯過，待我將你擒住交給孟二俠，以快四十八小之心萬祺心中納悶，他又因何至朱家，暗中交代，只因前者草堂訓子之後，老人家逐出朱文，但是父子之情，心中豈能好受呢，所以自朱文走後，老人家百般難忍，更不能對家中人說心內的苦衷，只可是在莊前莊後，閑走散步而已，這日在莊外小廟前，看見一女人相擁相抱，坐在廟的階台石上，老人家臨近細看，原是一個少婦，測莫着似乎

是生了病，老莊主惻隱心動，向前說道咳，你可是遠方來的嗎，看這個樣子，是生了病了，你是怎麼會子事，那少婦抬頭看了看，見老莊主慈眉善目，確是正人君子，遂呻吟着答道，我是自建寧，逃難至此，被人拐去財物，不幸我，又染起病來，老人家笑道，小老兒朱守義，就在此莊居住，家中小康微有恒產，不敢稱爲好人，自問可也不壞，你自異鄉至此，貧病交迫實爲可憐，有意放請光顧寒宅，如蒙下顧之時，小老兒去叫兒女們，來迎你入莊，以便療養病症，俟你身體復原，指定投託之地，必遣妥實僕從，護送至預定之所，不知大姑娘以爲可否，那少婦向朱守義說道老莊主，拯救難女於貧困之中，教我何以爲報呢，朱守義一聽喜歡之極，急忙三步作兩步，奔回家中說明所遇，老安人立即帶兒婦，坐車至莊前小廟，下車過來說話，可嘆少婦不能動轉了，幸而大娘子，是練武之人，把他抱到車上，拉至莊內進了院子，由車上又扶到屋中，放在老安人的床上，即派家人去請醫生，診治他的病，次日一看，少婦病痊愈，與大娘子，同居一處，以破寂寞，自從此女至此，老莊主囑咐家中人，切不可問他家中人，切不可問人家，姓字名誰何方人氏，並爲甚麼避難，將來够奔何處，等等的事項，婆媳自然不敢多口，僕人們更沒有不遵的，直至現在也不知，他的跟本來歷，少婦自己也是緘口不言身世，大娘子與他要好之甚，少婦要拜乾姐妹，經堂上二老允許，才結爲異姓姐妹，日親日近，大有不忍分離之勢，這一日姐妹談心，大娘道妹子啊，恐怕我們終有一別，少婦笑道傻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的功夫，天也亮了，退回莊中，弟兄們淨過了面，落坐吃茶，少時開上飯來，用過之後，廉斌覺着心中左右不安，髮似人揪，肉似鈎搭，眼跳肉顫，坐立不甯，裘莊主看他這種景況，連忙問道，二弟你怎麼了，廉斌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了，就是覺着，心忙意亂，難過的恨，裘雲志沉思了良久，忽然說道，傻呀二弟呀，看你這種情形，莫不是萬祺忿恨達於極點，沒有別的法子制你，他也許奔你的生宅，前去行兇，倘若是他真要這麼辦，合家老幼，必遭其毒手，廉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立時就心中也不忙亂了，精神恢復原狀，代笑開心說哥哥你會治病，你這一句話，嚇了我一怔，可是我心中不難過了，裘雲志聞言，急急說道，要照你這麼一說，可更不得了啦，你方才那樣難過，乃是先兆，被我一言道破，所以你先安靜如初，以理想來說定是萬祺，往你家行兇去了，朱文聽此言，着急的不得了，說這可真要把我難壞了，我若是回家去保護一切，勝家寨無人保護，這可怎麼處呢，裘雲志開口說道，說不得愚見二次出世，前往勝家寨保護，賢弟，即刻起身，趕回家去，倘若他不去，你把家中事安置妥當，再赴奔勝家寨，保護不遲，你看如何呢，朱文說哥哥言其出世，我可沒有難辦的事啦，那就太好了哇，那我就起身啦，裘雲志點頭說好，即命從人扣備鞍馬，朱文翻身至外面，向裘莊主拱手作別，接過坐驢，翻身上馬，不分晝夜，奔回家中，這日夜間，三更以後的時候，離着自己莊子也就在一里多地了，猛見由對面跑來一人，細看乃是萬祺，廉斌見他是由自己家中

直來，不勝驚駭，厲聲將他喝住，朱文下戰馬，抽出插把彈弓，右手取彈子，在這個時候，惡賊見朱文將他擋住，眼看着又要拿彈子打他，情急智生，遂將左手劍飛起向朱文拋來，朱二爺見他的撒手劍飛來，不及躲閃，只得用彈弓來迎，吧的一聲，將弓弦砍斷，二爺趁勢撒手拋弓，向萬祺打來，惡賊側身躲過，愈若梅可就趕到啦，一言不發，捧劍就刺，惡賊剩了一口劍，只得急架相還，朱文拾起萬祺拋的那口劍來，奔過來動手，一面交着戰，心中納悶，暗想道師妹他是憑裏來的呢，又不好開口動問，兩打一個，正在凶殺惡戰，猛然間由對方跑過一人，來至切近，喊叫師哥呀，于錦彪來也，萬祺一見大喜，喊叫三弟來來替愚兄抵擋一陣，于錦彪說，對不起呀，不能幫你啦，更是對不起呀，還要拿你哪，看輕吧相好的，說話之間，舞動紫金鞭，加入交戰，氣的萬祺面目改色，大罵姓于的喪盡天良，你忘了我是你師哥了吧，于錦彪說，少說費話吧，你是無父無君的人，那個還與你有甚麼師兄弟的情誼，萬祺尚未答言，在南面就有人答話，說道着哇，誠實人說誠實話，我也得跟着你們學，說着話已到切近，舉刀就劈，萬祺一看，來者乃是兩銀龍，心說這可不好，要再來兩個，我就跑不了啦，趁早我快走吧，想到此處，飛身跳出圈外，向正東就跑，出去沒有一箭遠，迎面有人喝道，逆賊休走我們的汛地，萬祺止步觀看，見對面站着二人，乃是諸葛道爺，惡賊一見不敢動手，撥頭向南便跑，跑出不多遠，迎面又有兩個人，攔住了去路，細看乃蔣五爺與黃三大，山賊轉身

向西逃走，正在前跑聽對面，劍光閃處，乃是賈七爺葉大爺，阻住去路，噴道：「賊還不授首，萬祺更不敢交手啦，冷笑說道：「再會吧，轉自向正北就走，在北面上一聲，孽障啊，你看我是誰，逆賊總是帥父的語音，臨近石時，正是受案的恩師俞欽，大喫一驚，暗自想道：「看今日這種情形，我要難討公道，雖然如此，也須作最後的掙扎，遂把掌中的寶劍一擺，叫道：「恩師啊，弟子無禮了，老人家竟致怒道：「孽障！你還要作困獸之鬥嗎？萬祺慘笑道：「當然是要於險處逃生，說着話手中劍，劈面砍來，老人家只得捧劍還招，走了約有十數個回合，宋文，于錦彪，俞若梅等趕到，大聲喝喊，師兄還不服縛，等待何時，萬祺一聲長嘯，跳出圈外，施展獅子滾球的工夫，就地亂滾，俞爺一見，連忙喊道：「大家加小心，他要跑，一言未了，惡賊改用平地起蛟的工夫，沖空縱起，約有兩丈餘高，雙手一分，抬頭伸腿，用雁子穿雲法，橫着又躍出兩丈餘去，及到腳找實地，向正北奔命似的逃走，衆人等尾追於後，這個賊跑出約有一里之遙，眼前一道小河阻路，搭着一個極窄的獨木橋，長約三丈有零，他飛身上橋，走到當中，扭回頭，見衆人已然追到河岸，轉面往前走，不料想面前有個尼僧，年紀高大，手扶禪杖，緩緩走來，這小橋必須挨肩擦臂，不然就得掉在河中，萬祺情急，想着用燕子鑽雲法，由尼姑頭上縱過去，他沒想到，來者的也是道中人，他將縱起，人家可也縱起來啦，並且舉禪杖，兜頭便打，惡賊身在半懸空，怎能招架哪，只得用雲裏翻身，禪杖可是躲開啦，他咕咚一聲，

可就掉在河裏啦，幸耳他水性高超，雖然未穿水衣，也是毫無阻碍，分水抗水，走水的底線，走出約有二里之遙，這才提氣鑽出水面，此時天已發曉，回顧無人，用蹣水法來在河岸切近，棄水上岸，滿身的泥濘，找了一個高阜的所在，樹林之內，將寶劍插於地上，把身上衣服脫下，擰乾了衣服上的水，抖開亮在草地上，擰了擰靴子上的泥水，亮在一旁，沒等中衣亮乾，就穿在身上，席地而坐，心中好生難過，正在低抬沉思往事，忽聽得人聲一片，亂喊道樹林裏呢，樹林裏呢，看他還往那兒跑，惡賊嚇得心驚胆戰，顧不得靴襪衣裳等，提了寶劍就跑，可嘆他生在富貴人家，錦衣玉食，養尊處優，自出世以來，就享福，沒受過一點罪，今日之下，就穿着一條中衣，光着腳，奔馳於山林之中，論理說道路砂石遍地，赤足也能行走，但是他並不感覺痛苦，步履如飛，跑的更快，就好像是鄉間的貧苦人，光脚是慣了的一般，其實呢他是逃命的要緊呢，把其他的痛苦，就吓忘了，這就應了成語啦心慌不擇路啊，這惡賊越過一道山嶺，見環山之中，有一座古廟，裝璜壯麗，山門巍峨，來至切近。打算着進廟歇息，偶然醒悟過來，暗道慚愧慚愧，我是這方人，難倒說這個廟也忘了嗎，此廟中是薦福五雲菴，是個女僧廟，我就穿着一條中衣，這個樣子進廟，豈不吓壞了這羣尼僧，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飛身越牆，來至廟內，縱上鼓樓，將樓窗踢碎，跳到鼓上，用寶劍將鼓皮划破，鑽入鼓中，暫忍一時，想着等到黑了天，再作主張，現在雖然得到安全地，但是他痛定了思痛，千頭

萬緒，痛苦到百萬分，回想當初，拜師學藝之後，也曾保護鄉里，仗義抗賊，方得到三俊的美名，退隱家居，草堂奉親，訓教幼子，閨中閑話，享盡人倫之樂，師兄弟們談文論武，優遊泉林，以納清閒之福，孰知花不常好月不常圓，否運來臨，錯交了太倉三鼠兄弟與張德壽趙昆福，誤入岐途，口落得身敗名劣，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名，加諸身上，百口難辯，真個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後悔何及，聚九洲之鐵鑄此大錯，招顯得異人奇俠，羣起而攻，天下人與我爲難，此後又應如何呢，反復思想，心恢意懶，壯志消磨，不由得潸然淚下，咳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呀，實在是不可活，正在百難交集，心胸欲碎之際，忽聽得，鼓樓外面，有人念佛的聲音，既而說道，是何人碎壞鼓樓窗戶，顯係有歹人隱匿其中，快喚火工道人來，捉拿匪人，不得有誤，又聽旁邊有人說道，請師傅息情，這匪人，既能不用梯子，就上了鼓樓，可見得不是弱者，幾個火工道人，怎能拿他得住呢，依弟子拙見，搬運柴薪，把鼓樓圍圍住，用火焚燒，叫匪人與鼓樓同歸於盡，事後僅不過，修造一所鼓樓而已，所費無幾，豈不省事嗎，又聽這老尼說道，南無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你這個主張確是很好，立命呼喊火工道，搬運柴草，焚燒鼓樓，萬祺在裏面聞聽人家要縱火焚燒，不能再爲隱藏，只得高聲納喊，叫道衆僧聽真，某家並非歹人，因被仇人所迫，失足落水，在山林裏亮衣裳，又被仇人跟蹤追至不及穿衣，逃至此處，知道你們這裏，是女僧廟，故耳在鼓樓躲藏，打算

等到夜晚，起身投奔他處，將話對你們說明，不用多疑多慮，各討方便可也，如若是不聽我的言語，說不得我赤身露出，傷了你們的性命，那時悔之晚矣，外面尼僧們一聽此言，齊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們不放火燒了，請你不要往外躍，萬祺說我沒對你們說嗎，各討方便可也，外面尼僧又問道，施主尊姓大名，請將來歷說明，小尼等與你備置衣服遮體，然後請至客堂休息，何必在鼓裏藏着呢，萬祺聞言心中輾轉，暗想這廟，乃是清淨尼菴，說了真名實姓，諒沒有多大的關係，想罷遂將根本來歷說出，外面尼僧說道，原來是萬集的大莊主，小尼等不知，多有得罪，官命火工道把他們穿的衣裳拿一套來，有一個火工道說道，回稟官家的，我有一套新衣裳，與鞋襪，借給萬大莊主穿用，好不好呢，尼僧說你快去拿來得嘍，何必說此費話呢，那火工道連聲答應，去了不大的工夫，將衣服鞋襪取來，送到鼓樓之中，然後將出來，把門倒帶上，萬祺由鼓中出來，至平地，穿好了衣服鞋襪，那可怎能合式，鞋大腳小，衣服不合體，別管怎麼難看，倒是可以能够見人了，手提寶劍，來至外，老尼一見連忙合掌問訊，惡賊抱拳還禮，人家把他讓到了客房之中，讓籬落坐，老尼在位相陪，閒言問道，施主被何人，逼迫到這鑿地步呢，惡賊那能够說出自己所作所爲呢，他信口而言，瞎說了一陣，此時小尼給送上茶來，他正在渴到極點，端盃就飲，左一盃右一盃，喝了十數盃茶，把渴他可解過去了，但是餓的心中發了慌啦，本來他又飢又渴，人家這茶砌的既濃且厚，腹中

無食的人，喝了下去，怎能受的住呢，茶這種東西醉人，比酒力量大的多，要打算解過茶醉來，必須多食肉食的東西，立刻就能不醉啦，要是不喫大油膩呀，就得頭迷眼昏，四肢無力，比受了蒙汗藥酒，差不了多少，此時萬祺覺着不好受，就知道是茶喝多啦，急忙向尼僧說道，望祈當家的多慈悲，我腹中飢餓的很啦，尼僧說已然命香積厨備飯，大蓋也就快熟啦，萬祺只得忍飢等候，待了好大的工夫，萬祺覺着心慌的厲害，只得腆顏催促，老尼命人厨下去催，直到過午，才將酒席擺上，羅列杯盤，雞鴨魚肉，香味撲鼻，飢餓已極的人，見了這樣的高上酒席，焉能不垂涎欲滴嗎，老尼給他把酒斟上，萬祺顧不得謙讓，拿起筷子，就想着要喫，沒想那尼僧攔阻，說施主且慢，老尼有幾句話，說完了之後，再喫不晚，萬祺雖然餓得難受的不得了，一聽人家既然不叫喫，也得將筷子放下，強作笑顏問道，當家的有話請講吧，那老尼微微的冷笑，緩緩的說道，請問萬大莊主，俞欽諸葛道爺三俠他是何如人也，千疊山，班家寨，是怎麼一回子事，請你即刻說明詳細，我便允許你用此酒飯，不然的話，想喫一口，都不成呢萬祺聞聽此言，直嚇得魂飛魄散三千里外，急忙歛神鎮靜，豁然省悟，暗罵自己真乃匹夫也，人家擺上豐盛酒席，我就應該明白，此廟是道中人所居之處啦，用濃茶灌我，特意的餓着我，已走入了人家的圈套，尙自糊塗着心啦，他心中這麼想着，自然是默然無語啦，老尼僧趕緊問道，老僧問你的話，爲何不回答呢，你須要明白呀，裝聾裝啞，是不能成的呀，萬

祺免強振作精神，怒冲冲的說道，你先用問我我問一問你吧，你是何如人也，說明之後，我再告訴你，老尼哈哈一陣大笑，叫道萬祺呀，老僧乃是薦福派中，第一座的教主，坤一老尼便是，惡賊聞聽，人家說出根基，暗暗的叫苦，想要飛身逃走，無奈頭重心慌，四肢無力，總有托天的本領，到在此時，也是施展不出來啦，強掙扎往起站了兩站，身子並未離開坐位，急的他兩眼冒火，滿面發慌，老尼拍手笑道妙哉妙哉，數盞濃茶，竟自制服住了惡賊與亂世的惡魔，遂向外面說道諸位呀，請進來吧，不用加小心，他跑不了啦，言還未盡，由外面進來了一片高人，頭前愈欽，諸葛道爺，三俠與小兄弟等，萬祺一見暗暗叫苦不迭，心說完了完了，這些個人，怎麼這麼巧，全聚到此處呢，原來是自從孟二俠拿了手錦彪，得知萬祺入勝家寨行刺的事情，衆高人協助愈欽，一同起身連夜追趕，路經朱文的莊外，巧遇萬祺與朱文等交手，愈大爺這才分派大衆，實指望將他拿住，萬也沒想到，又被他由水中逃生，會見了薦福派的大教主。坤一老尼，略敘寒溫，問及因何至此，承蒙協助，老尼笑着回答，離此不遠，便是我們的下院，我二師弟，在此住持，我前來看他，每日五更，必要出來運用工夫，活動筋骨，恰巧遇見你們，我這麼一多事不要緊，倒被他由水中逃脫了，愧對之甚，還談甚麼協助不協助呢，請諸公轉到小菴，稍事休息，用點兒茶點，再想辦法吧，衆高人齊說，願去瞻拜寶菴，老尼連說不敢當不敢當，請諸位隨我來吧，說着頭前引路，衆高人後面跟隨，天到紅日東

升，遙見一片人，在那裏亂說亂講，大眾趕至切近時，乃是一夥鄉人，這班人乃是前村正義大屯的，因為夜間有了偷豬的，村人鳴鑼聚眾追趕下來，遠遠的看見林中有人影，才一齊喊噪，在這兒哪，在這兒哪，人家找的是偷豬賊，陰錯陽差，萬祺以為是，師傅與眾高人來啦，吓的他不及穿衣，提劍逃去，眾鄉人到在林內，檢起萬祺的衣服鞋襪等，全說奇怪，這個賊為甚麼把衣服脫在這裏，不要了呢，那有假聰明的人，說這叫金蟬脫壳計，正在亂猜亂講，眾高人趕到，問明了原委，于錦彪認明了這衣服是萬祺的，遂用幾兩銀子，將衣服買過來，鄉人們，見了銀子，一個個喜孜孜的去了，坤一老尼說道看此情形，他是由水中出來晒亮衣服，被找偷豬的人，將他嚇走，他身上沒有衣服，諒來走者不遠，我們回廟再說吧，大眾這才直奔了五雲菴，及至進廟到在裏面，淨面吃茶，有人來報，說鼓樓裏進去人啦，鼓樓的窗戶全給劈壞啦，兪若梅帶笑開言，說列位老人家聽見了沒有，這一定是萬祺，隱藏其中，眾高人點頭說，大概許是，坤一老尼說你們衆人在後，分散四外，防備他萬一再脫逃了，看老僧略施小策，或可將他縛住，衆人說就請禪師多慈悲吧，老僧說當効綿薄之力，說着話來到外面，他婉轉週折，把萬祺網住，呼喚眾高人到在客堂之中，兪大爺看着，好生難過，然而他罪大惡極，無法拯救，說道孽障啊孽障，此時你心中悔也不悔呢，萬祺俯首無語，淨剩了等死啦，大眾謝了這一位高僧，兪欽向眾俠客說，請問諸位可否容老朽將這逆徒收斂，諸葛道爺說道本不

該却俞施主金面，奈因時光不對，候幾日再說可也，俞大爺聞言微然嘆道：只可如此吧，命于錦彪揸了萬祺，與坤一作別，命朱文引路，直奔颯甲屯，及至到朱文的家中，老莊主接待至大廳，一一見禮之後，諸葛道爺問道：夜間動手，那一女子，他是何人，諒莊主不知道吧，老莊主道：他姓字名誰，老朽不知，但他是因病來此，該女與我兒媳，結爲異姓姐妹，寄居於此，此時朱文稟明一切，俞若梅過來叩見伯父說道：因我師兒不在家中，又知道大師兄萬祺，心毒意恨，故此趕來保護，幸伯父收留，朱守義如夢初醒，抱拳又謝了謝俞若梅，話言未了，于錦彪來至衆位面前，口稱列位老師在上，只因弟子的惡逆師兄萬祺，他要懇恩求見列位老師，言說他還有下情告稟，俞爺點頭說：你把他帶過來吧，于錦彪遵命將萬祺帶至諸葛道爺面前，俞大爺一見，心中好生不忍，只因是怕他跑了，插着骨縫，細綁作一團，諸葛道爺問道：你有甚麼下情，就說吧，萬祺眼含痛淚，口尊列位老師開恩，颯甲屯離萬集幾里的程途，我想到我家的墳塋上，祭奠一番，不知可否允許，諸葛道爺聞言，慘笑道：孽障啊，惜乎你悔之太晚了，爾若早知道有祖墳，焉有今日之事呢，念其你尚有一線的孝思，應允於你，也就是了，萬祺點頭叩首，朱老莊主過來回稟，說是酒菜已齊，請列位賞臉，俞大爺拍手笑道：那快快入座吧，喫完了好辦正事，當時調開桌椅，一齊入座，傳酒上菜，開懷暢飲，正在用飯之際，外面狂風大作，烏雲滾滾，沉雷轟轟，天陰的墨一般黑，眼看暴雨將至，俞大爺說：適才

天朗氣清，一剎那間，陰雲密布，正所謂天有不測的風雲哪，趕上天氣，我們又得多耽延一日，諸葛道爺說，別看天陰的這麼沉，或可不至於有冬大的雨，蕭三俠說，也對，俗語說雷聲大雨點小，就許下不起來，及至衆人用飯已畢，雨也沒下起來，大衆一商議，勿論如何也得起身，衆高人與朱莊主作別，于錦彪攆了萬祺，一齊離莊向萬集而來，萬祺暗自思想，不料今日在如此的情形下，前來上墳，回想一切，加倍的傷慘，及至來在萬家的塋地，遙見林中有許多的人，萬祺納悶，心中想道，莫非說知我來上墳，家中一人在此守候不成嗎，他這麼想着，已然到在樹林之中，明堂以前，見祭桌上，擺着祭席，與諸般的果品，旁邊站着一個人，墳前跪着一個僧人，在僧人後面跪着一個小孩，那邊站着一個百歲的老僧，萬祺定睛觀看，墳前跪着的僧人，乃是他二胞叔萬繼祖，那個小孩，是他愛子君兆，那老者是他內兄清風劍客龐忠，這逆賊到此時才想起來，呀了一聲，今日乃是祖父的陰壽之期，請着的那個老僧，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你們來的恰巧呀，僉爺抬頭看時，乃是師兄先覺和尚，連忙向前見禮，又與衆高人，個個的相見，然後詢問因何在此，老僧一聲長嘆，說呀，我自惹了這場煩惱，遂將經過對大衆說明，原來是自從萬祺，從家逃走之後，胡景春等也起身去了，二莊主忍淚含悲辦理後事，將龐莊主送回家中調養，盛殮了已死的屍身，入祖塋合葬的合葬，葬埋的葬埋，諸事已畢，一家人就剩了自己啦，見景傷情，在家中怎能住的下去，正想要安置家宅，雲遊天下，

忽有從人來報，說門外有一老僧，要見老當家的，萬二爺來至外面一看，連忙上前行禮，請至裏面，入客廳落座，獻茶已畢，那和尚說萬祺是我徒侄，論起來你我自己人，老僧有點事不明白，特來請教，萬二爺苦笑着答道，師付有何事不明，請你當面說出，小老兒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先覺和尚說道，我師弟俞欽亦非庸者，既收令侄爲徒，當然他就知道他的品格，好端端的河北三俊，怎麼會忽然間，變成賊人，並發生出來，這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慘事，令人不解，故此冒昧動問，這慘變的因原，是發源于何處呢，萬繼祖見問，不由得老淚縱橫，嗚咽良久，含悲說道，小老兒說句大不孝的話吧，我家遭這個事，以公而論，不能說是萬祺造成的，乃係老前輩，給我們留下的餘殃，說句天打雷劈的話，老人未作德事，報應二字就加在作兒孫的頭上，若不然，焉有這種的慘變哪，先覺和尚說，可否將令先人，生前的作爲，述說述說，教出家人以明真像，用此以證因果二字，萬繼祖他長吁了一口氣，慘然說道，爲子者本不應談父過，既承高僧一再詢問，我萬繼祖，甘當大不孝之罪，說出來以作後人前車之鑒，以我家的逆事爲借鏡，教世人明瞭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先覺和尚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請施主你現身說法吧，萬繼祖赧然說道，先父在日官居極品，職任封疆，掌生殺之全權，儼然海外天子，權傾朝野，威鎮八方，他老人家不思忠心保國，致君澤民，竟自生色狗馬，無所不好，斬殺無辜殘暴已極，德政雖無半點，惡事無所不爲，坐鎮邊陲，數載之久

，被害者不知凡幾，陰司內多增加了些個，枉死的冤魂，後來被言官參奏，論應得之罪，雖抄家滅門，不足以蔽其辜，但是我那先父，用多金行賄，可役鬼，僅落個貶爲庶民，我先父擁重資回故里，雖不能富比抵國，可也算得老人家，養尊處優，優遊泉林，遂享受了數載的清福，而後善終正寢，我兄談及，家有餘殃，子孫當之，我們老人家，未受着任何報應，怕只怕要上，必須要自加警惕，積公作德，希圖幸免，以免果報，我弟兄循矩蹈規，自從有了萬祺之後，見那畜生天賦奇才，我先兄更加驚懼，無時不提心的行動，就怕的是，有甚麼異動，直至我先兄臨危，留下遺言，諄諄告家敗產，奈而人力不能勝天，防不勝防，才有這段慘事發生，先覺上，因後果，慨然說道，天理昭彰，真乃不爽也，往者姑且勿論啦，目前當以善其後呢，萬二爺見問，怔了一怔答道，小老兒還有甚麼希望哪，當起身遊行天下，了此餘生而已，老僧笑道，你那小孫孫又應如何呢，當有其父必有其子，這逆子的種子，還值得顧及嗎，老僧聞言，兄爲人忠厚正直，令恁萬惡滔天，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話，一言駁倒，半晌還不出話來，看着高僧呆々的發呆，先覺子辛且角，焉知其父不良，子亦不良嗎，以因果而論，

三隻金鏢 卷六

番事，受的是祖上的餘殃，你弟兄競競半生，無功無過，祺之子，或可能重整家風，替父贖罪，請你不要忘了，

起身來，跪在老僧的面前，連連叩頭，說道多蒙高僧打破

他扶起，說道居士何必如此多禮呢，你去把那孩子喚來，

然有爲之才，老僧便可造成了他，萬二爺口稱遵命，即命人至龐家莊

傷病，然後道明來意，這才領回了萬君兆，歸到自己家中，見了上人，

老僧詳細端詳了端詳萬君兆，又問他將來的志向，萬君兆年方七歲含

情，弟子家庭遭此慘變，言之痛心已極，雖然是受我父母的教訓，文

倘若遇明人指點，藝術得臻上乘，那時情願替父贖罪，濟人之急，救

，二不貪利，只望積些陰騭德行，庶可抵消先人之罪惡，萬氏門中不

於弟子本身，雖粉身碎骨，亦無所感矣，此乃弟子之素志，雖山河可變

，上人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君兆啊，看你外表忠正純厚，聽你所言，洞

復興萬氏，舍汝其誰，噯，這也是一段奇緣哪，待老僧將你收在門下，

將來，完成你的素志，萬君兆叩首，竟倒叩頭，老僧說你父是我徒侄，我

吧，孩子遵命認了師祖之後，請起身來侍立在一旁，萬二爺過來，跪倒叩

大發慈悲，度脫了弟子吧，先覺禪師，點了點頭說道，佛門廣大不度無緣

欲登三寶地，老僧只得，仰仗佛光之普照，斬斷你的煩惱絲，以便在佛祖前，懺悔以往，修個來世之福吧，萬繼祖叩頭拜謝，站起身來，當即安置了家宅，隨同先覺禪師，到在蒙山峯朝雲嶺，大佛院內，擇吉日，給萬繼祖落了髮，賜了僧名，喚作明因，至於祖孫爺倆，在廟中隨着先覺禪師，習學文武藝術，這一日君兆稟明師祖，要回家給故去的曾祖作陰壽，老和尚一聽很是喜悅，遂即收拾下山，回到萬集家中，他祖孫料理一切，老僧無事，夜間出來閒遊，在樹林中，偶見萬祺，才驚動於他，引誘他追趕，跑了很遠，然後隱藏起來，在暗中觀着他來此作甚，及至見他入了宋宅，意欲行兇，把老和尚的修行眼，全氣紅啦，將要伸手捉拿，見由屋中跳出一個姑娘來，萬祺逃走，後來，衆高人齊集，先覺禪師就退回萬集，見了他們祖孫一字未提，第二日同着君兆祖孫，至塋地上祭，情風劍客龐忠來看外甥，君兆拜過了舅父，隨着他二祖父，跪在了祖父母的墳前，焚化紙錢，奠酒叩頭之後，放聲痛哭，悲慘之極，龐莊主淚流滿面，看見外甥，想起胞妹，再回思不聽父母之遺言，造成這種結局，思前想後，不由得失聲痛哭，老和尚的婆心，那有母過這種悲劇，將想娶而言辭，忽見于錦彪携着萬祺來到，後面跟着師弟俞欽，以及諸葛道監等衆高人，來至切近大家相見已畢，老和尚把所有的經過，向大衆詳細述說了一遍，此時君兆，早看見他爹爹，被人家綁作一團，臥於就地，這個伶俐的小孩撲將過來，雙手摟住，臉挨着他爹的臉，放聲痛哭，叫道爹爹呀，你疼死孩兒了，

你受這個樣的罪，叫孩兒我看者可怎麼受哇，天哪天哪，我爹原是好人，造物弄人，到底是因為甚麼，淪落到這種地步，爹呀爹呀，誰也替不了你，叫我這爲人子的，心中怎麼過得去，一面哭喊着，抱緊了他爹爹的脖子，只聽咳的兩聲，他父子雙雙的背過氣去，先覺上人，向前把孩子抖醒，摟在懷中，萬祺緩緩醒過來，悲切切的叫道君兆呀，願你今生今世，可認定了前途啊，千萬別像爲父似的，失足墜落，我就是死在九泉以下，也是瞑目甘心的呀，遂又向應龍說道，哥哥呀請你不要仇視於我啦，不久的我到在九泉之下，去見令妹請罪，懇求你看存令先妹的分上，看顧君兆，此恩此德，報之來世吧，廳忠與萬祺多年的郎舅，情同手足，今日處到這種地步，聽他所述，心中着實難過，洒淚答道，妹丈哇你放心吧，君兆已拜在先覺上人的門下，將來必要與你爭一口氣，以洗門庭之差，萬繼祖淚眼愁眉的，叫道祺兒呀，你到在此時悔也不悔呀，萬祺慘慘的叫道，二叔哇，事已至此，舊事何堪重提，諸葛道爺在一旁，口念無量天尊，一切往事，勿庸再講啦，命萬祺上祭之後，我們起身吧，衆高人說本應如此，于錦彪過來，將萬祺抱在他父母的墳墓前，祭祀了一番萬祺哭了個死去活來，然後又把他抱在他祖父墳前，萬祺高叫已故的祖父啊，你老人家在日，威鎮天下，位極人臣，但得要少作點傷天害理之事，少貪錢枉法，少開殺無辜，少欺君虐民，稍微留點餘德，我這做子孫的，也不至於誤入歧途，造成人倫之慘變，一行說着放聲大哭，此時雷閃交加，暴雨如注，他還是盡

命的哭喊，祖父呀祖父，你這是疼愛你的子孫嗎，他雖然是力盡聲嘶，氣息喘喘，依舊是喊叫不止，所有衆高人等，遠遠的站在樹下避雨，看萬祺這種情景，聽他所哭喊言詞，大家相顧，嘆惜不已，猛然間一道厲閃，晃的衆高人眼不得看，緊跟着一聲霹靂，震耳欲聾，雷聲過去，雨可就止住啦，大家定睛看時，全嚇的神色改變，只見萬祺已被雷劫，被雷火燒的拘攣着縮在一團，臭味難聞之極，臨近看時，衆高人更是喫驚不小，因爲祖墳墓被雷擊塌，棺木破碎，白骨俱被雷火之擊了，衆高人見此景況，不由得駭目驚心，齊聲宣讀經佛號，無量佛，彌陀佛，善哉善哉的念個不住，衆俠客等，也是驚心變色，瞥目咋舌，萬繼祖見姪兒被殞，老人家的墳墓破裂，屍骨被雷火之殞，悲慘達於極點，氣堵咽喉，翻身栽倒，昏迷過去，若兆在老僧的懷中，也哭得閉了氣，大衆忙着喊叫，叫他祖孫兩個，好容易緩醒過來，還是痛哭不止，著者寫到此處，要求閱者原諒，並非以迷信之事，惑人聞聽，按天理來論，萬祺之遭雷報，是因罪大惡極，上干天怒，故受天殲，以明天理之昭彰，若以科學來說，在墳前盡力哭喊，必要是遍體生津，人身之電，引出空中之雷，致被擊死，墳墓也受波及，以上兩說孰是，敢請閱者自擇，閒話打住，書歸正文，話說列位老俠，勸住了他祖孫，全都止住了悲聲，諸葛道爺向大衆說道，萬祺的屍首，可教萬二爺與萬君兆料理，喪事，我們由此回河南罷，俞大爺抱拳致謝，又全萬家祖孫，謝過諸葛道爺的慈悲，於是諸葛道爺又謙讓半天，這才代着衆位回黃花

店房，始有先覺上人，與俞大爺，坤一大俠錦彪等，告辭要走，諸葛道爺也不多留，他們分手而去，下文書另有交代，諸葛道爺看了看只有代來蕭三俠，賈七爺，蔣五爺，俞若梅，黃三太，蕭銀龍等，與朱二爺，這龐莊主告辭一走，這日到了店房，與孟二俠，楊六爺，葉六爺，及四十八小兄弟們，述說一遍，孟二俠說道，河北三俊的事完了，這焦家寨，千疊山的事如何的解決，道爺說道，此山不難辦理，今夜晚，我代領着蔣五弟，楊施主，賈施主，他們前去你與葉六弟，蕭施主，胡景春，看守店房，保獲靈柩，我們到了那裏，見機而作，此時天已掌燈，命店夥計開上飯來，衆人飽餐一頓，不多時到定更天，衆人將衣服換好，道爺代領着衆人，屢屢不斷出了店房，順大街出了鎮口，到了村外，大家聚在一處商好，由四面而入，南面蔣五爺，代小兄弟七位，東面楊六爺代小兄弟七位，西面賈七爺代小兄弟七位，北面諸葛道爺，代黃三太，楊香武，張七，李煜，濮大勇，吳萬年，于蘭，藍玉，賀兆熊，蕭銀龍，十人在北面，四路總探是俞若梅，閔德俊夫妻二人，往來的報信，諸葛道爺分派已定，衆人分撥前進，二更已過，衆人到了千疊山雙峯嶺，別人不提，單說西面是賈七爺代着弟兒們七人，有傻小子賈明，大個子孟金龍，楞小子鐵飛龍，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神鎗太保鮫文華，忠義太保良保，鐵掌方飛，共合是八位，他們順山路到了山上，進了大寬牆，衆人抬頭一看，大寨內有燈光閃閃，衆位踏到大廳後坡，一聽屋中是班海，四鳥，三鼠，五虎一條龍，及班家寨

前，後，左，右，東，西各寨的寨主，正論談尹大寨主去行刺，數日之久，並不見回信，班海正在愁悶之間，三鼠秦尤說道，我兄弟不才，願去勝家寨查看，尹寨主是否得手，如不能爲所欲爲，勸其速速回山，住持一切，班海及四鳥弟兄一聽道，既是你三位願辛苦一蹚，那麼就請明日動身罷，他們正在論說之際，此時賈七爺他們八位可就到了，四鳥弟兄說道，三位兄弟，殺父之仇，秦兄弟可是報了，我們這殺兄之恨，何日得消，秦尤說道，四位哥哥，大哥之死，他不是去對尹寨主之師而去，是去找那賈家寨的，那壞小子賈明而去，正起兪爺在場，故此有此一失，咱們弟兄只要見着賈明了，將他殺死，就可以報仇了，四鳥一聽說道，不錯不錯，若不是三位提起，我們還是真忘了，賈明他在房上一聽，下面談論他，他也不能聽清，他就抖丹田一聲大喊說道，歹，賊小子們聽真，尹祺祥那球囊的，已被天雷殛死，你們還在作夢，快拿命來，今天你們還跑的了嗎，他這一嗓子不要緊，黃花魚，溜邊的三鼠，一聽賈明來了，准知道賈明胆小如鼠，後面無人，他決不敢探山，賈明一露而，三俠必至，在當年打台灣之時，綠林人給出了二句俗語，是賈明一打閃，三俠就不遠，可說他是三俠的先行官，賈明離開三俠，十次准有九次被擒，今天三鼠一聽賈明來了，他三位一對眼神，趁着一亂，三鼠混出大廳，忙忙似漏網之魚，急急相喪家之犬，不言他三人逃走，再說班海，四鳥，一聽賈明來了，正想要拿他報仇呢，他自己投了來了，於是各抄軍刃，躍出大廳，到了當院一看，

南，北，東，西，四面房上均有人，來的還真不少，於是說道，何方小輩，真敢夜闖本山大寨，爾們可是喫了熊心，喝了豹胆，請下來以決雌雄，賈明頭一個，一恍冲天杵的小辮，躍在院中，一擺一字鑽鐵杵，大聲說道，那一個不怕死，過來咱們幹一幹，不敢過來是鼠輩，二鳥焦林他一看是賈明，拿着鑽鐵杵哈擺着羅圈腿，他還是耀武揚威，二鳥氣了個了不得，心說憑你小子燒了我們山寨，連累我的全家，他這才一聲不響，顫手中大槍，分心就刺，賈明一看正是二鳥焦林，賈明把鑽鐵杵一舉，霸王舉鼎式往上一迎，焦林見賈明來迎，槍走順風掃敗葉，往賈明右脇而來，賈明是小矮子，他一低頭往右一上步，順着大槍底下過去了，焦林一大意，心說憑這樣醜鬼有幾合勇戰，故此大意了點，賈明他又是得禮不讓人，用一字鑽鐵杵的杵尖，往焦林左脇而去，焦林兩手端鎗，目往前看，眼看着大鎗已到賈明身上了，心中歡喜一疎神，心說可報了仇了既至睜眼看時，不見了賈明，自己正在一怔之際，自己咳呀一聲覺痛啦一看杵尖已到左脇，自己咳呀一聲，賈明也狠點，雙手一杵說道小子，受不了是怎麼着，焦林反了反白眼珠，反身形栽倒地而亡，三鳥焦春，一看二哥被壞小子打死，哇呀，一聲怪叫如雷，說道賈明，你將我二哥怎麼弄死啦，賈明說道他拿大槍一逼迫，我的杵無路可走，就奔了他的左脇了，我不知他怎麼就死了，你不信你用鞭一逼我，我也是照樣把你刺死呀，焦春一聽，氣的怪叫如雷，說小子少要胡說八道，看鞭要你狗命，說罷掄鞭就打，房上賈七爺一看

賈明僥倖成功，三鳥焦春武功純熟，非賈明可比，自己一聲不響，就跳下房來，擺秋風落葉的小寶劍，又過來一人，是四鳥焦禮，一擺單刀就動了手，楊六爺一看七弟下去了，恐怕七爺腿脚不便有失，故此也跳下房來，衆小兄弟們一看，老頭們均下去啦，我們是來幹蟻來了，於是嗖々々都躍下房下，各舉手中軍刃，當然不能單打獨鬥啦，人家千疊山，班海一看，喝令全山寨主頭目等，一齊動手，只可應兵一戰罷，又在黑夜光景，不知四十八小俠來了多少人，喊殺不絕於耳，自己也顧不指揮了啦，也加入了戰團，他這一加入戰場不要緊，可就要亂了，衆嘍兵一看人家四十八小俠來的人太多，一剎那之際，死的死，傷的傷，又一看本山三位寨主一去不返，班家寨的人，逃的逃，死的死，三鳥焦禮被賈七爺一劍砍掉左手一指，疼的他昏了過去，四鳥五鳥一看不好，只可拚命往外殺，想着逃命，班海一看自己人死了一片，四十八小個個勇猛，東，西，南，北，四寨的寨主，還在掙扎拚命喊殺，就聽咳呀一聲，班海一看，正是鄉義被楊六爺一刀砍在胳膊上了，前日被爺爺一劍削去一手指，今天一隻胳膊，又被砍掉，疼痛倒地大叫而亡，馮江蔣海一看心中發慌，將五爺一條棍橫掃過來，二人也昏了就聽吧的一聲，二人腦漿四濺，反身栽倒塵埃，左寨的寨主周節，後寨的寨主孫孝，二人一看得蔣馮二人喪命，自己心中發慌，一出神之際，被黃三太一刀，砍在脖子上一命嗚呼，孫孝一害怕，錢文華斜刺裏一鎗，穿胸而過，咳呀一聲倒地而死，班海抬頭一看，全山起火，東北風

甚盛，燒的樹木嘎吧々直響，此火是誰放的，原來賈明他打死二鳥，三鳥要與他大戰，賈七爺怕他有失，下來動手，四鳥等過來交戰，楊六爺一下來，四十八小全圍下房來，混亂一戰，班家三虎，二鳥一條龍，一看人家太多，乘着一亂，背山而逃，這且不表，再說賈明他可看見了，捨了焦禮就追出來了，他到後寨一看，連個人影也是無有了，他機靈一動，心說給他燒了罷，於他用引火之物，將後寨點着，他又連二並三，亂這麼一點，風也起了，火仗風勢，風助火威，嘍兵一看說道，兄弟們，不好顧命要緊，人又多，亂這麼一跑，可就走不開了，立時將道路堵住了，班海一看，火也起來嘍兵也散了，自己想起因為法元和尙一人，連絡上自己的家眷胞兄亡去，妻女不知下落，自己心中一想，差一點寶劍未撇了手，猛一看自己人，一個也不見了，自己就知性命難保，難道說還等人家殺嗎，於是他脚一蹶，回手拔劍，自刎而亡，諸葛道爺大聲喝道，嘍兵們聽真，你們寨主一死，衆嘍兵一聽有未走淨的，只可棄兵刃跪了一片，說道我們是此山的人民，均有妻女，今天所逃走的死的，均是班家寨的，諸葛道爺道，你等既是本山的，你們將這些死的傷的，明日用棺木拾埋，所有本山之金銀物件，大家自取，本山三位寨主均已去了，你們將有用東西運走，我們將寨焚毀，以免後患，嘍兵們說道，老人家不用燒了，明日我們折毀了罷，不比損傷強嗎，正說着話一看大廳着了，就聽賈明說道，衆位老人家將他來個火葬罷，諸葛道爺一看，又是賈明弄的，自己又是贊嘆，火越着越大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肯罷手，三番兩次的想要危及亡靈，這種萬惡的小輩，萬不能再留他了，他若是海走天涯，尚是他的福分，只要他惡心不退，再蓄異心沒有別的，我們惟有把他除了，以爲江湖道，除去禍害，也顯得報應昭彰，毫厘不爽，當時這一計議，全要除太倉三鼠解恨，說話間，大家都要休息，靈棚裏燈光已竟全熄了，只留了當中一盞吊燈，天還不到三更二位賊魔正在靈棚巡察，猛見正中吊燈一動，他二人說不好，棚上有人，他二人出了靈棚，飛身躍上東配房，登山豹子楊小石，玉面美髯公華謙，金面韋陀張旺，飛天玉虎將伯芳，全從廳房門出來，登山豹子楊小石飛身上東房，飛天玉虎蔣伯芳金面韋陀張旺奔了北房，玉面美髯公華謙奔了西房，南房上有賊魔跟賈斌久從後面上去二人把守住，這七爺是各奔了靈棚活簷子底下，立刻全飛上了靈棚，那歐陽天佐的身形是快的，他是從後窗戶翻出去，遂把身形一轉，立刻躍上了後房坡，腳下一點瓦沿騰身而起，他是處處防他人的暗算，趕到身形到了棚簷子，用手撐住棚頂子，隨即往上一張望，只見上面果然已竟有了人酒碗破碗，帶自己近前，這人已竟亮了火摺子要俯身點棚頂子，在先尚還沒有看出是誰來，此時借着火摺子之亮，看清了是那飛天鼠秦尤，歐陽天佐一看就急了，立刻問把那兩臂一用力到了靈棚上面，喝聲混帳王八羔子，你敢跑這裏來還圖，我要你的狗命，飛天鼠秦尤立刻問一見賊魔，自己是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立刻掉頭就走，那知還沒走出三步去，滑天太保賈斌久竟自迎面攔住，大喝道，小輩你往那

裏走，飛天鼠秦尤一看正是七爺賈斌久，自己更惹不了啦，無可奈何捧刀就劈，那知就在這一擡刀的工夫，背後的歐陽天佐已然到了，並駢食中二指在天官麻酥穴上點中，立刻倒。秦尤嚇得骨軟筋酥，被鐵雲天保賈斌久一個掃嘴，竟自給掃在了地上，歐陽天佐把秦尤縛上，那北面東面西面全上來，把那盜糧鼠柳潤春，仁義鼠崇通，捆起來，他們是原不預備是火燒靈洞，再把那宅院一點，給他個火燒家寨，馬黑到竟遇見這一般老前輩，他們又那裏是對手，你道三鼠這是從那裏而來呢，原來三鼠自從千疊山與班海，五虎，猛虎，一條龍等逃得性命之後，眼見得千疊山是個避火起，三鼠在柳林中歇息，大家商議着此後的計劃，正在沒有主張之時，忽見面前人影一恍，秦尤喝道，合字嗎，聽人一聽，聲音很熟，答道，秦兄弟嗎，秦尤仔細一看，原是三皇寺的當家的，原來紅眉僧洽亂自從鄧家口狼狽逃了出來，見不着秦尤他等，自己一想三皇寺是不能回去了，自己無精打採的順道前行，自思還是去宣化府追趕秦尤他等，自己還許有報仇的日子，這日正往這片松林奔走，怕是後面有追趕的人，自己是喪胆驚魂來到松林近前，飛老鼠秦尤打暗號招呼了聲禪師，你這裏來吧，那紅眉僧被這猛一招呼，立刻問把紅眉僧洽亂嚇得一跳，定睛一看見是飛老鼠秦尤，自己才把一顆心放下，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這才是我們的命不該絕，又在此處相會了，這才一同來到松林中彼此全坐在樹下，一說鄧家口的事，秦尤又將班家寨千疊山之事述說一遍，紅眉僧洽亂道，想不到竟自落到這

樣結果，這才是我們的厄運當頭處處失敗，如今落個有家難奔有廟難投，貧僧只要有三寸氣在誓報此仇，那飛天鼠秦尤眼珠一轉，遂向那紅眉僧治亂道，據我看是要報這番奇恥大辱，我們還是往下趕，索性狂奔黃羊山勝家寨，到那裏乘機下手，我們只要把心一橫，甚麼事不敢作，豁出一身刮，敢把人來打，只要是把這件冤仇攬在心頭，我們總有報仇雪恨之日，紅眉僧治亂道，我們就這麼辦吧，貧僧的三皇寺已不能再回，既沒有立足之地，我還不跟他們拚了等甚麼，紅眉僧治亂心意一決，立刻四人一同起身遁奔了黃羊山勝家寨，一路上打聽着那護靈樞的已經過去，四人不敢從大道走，恐怕跟那葉伯雲等遇上，因為准知道那海底撈月葉伯雲是沒跟這撥靈樞一同走，所以飛天鼠秦尤是狡猾異常，故意的繞着慢走兩天，爲是把他們放過去，免得在路上走着担心，俗語說的好，算盡則死，趕情他這就慢行程還是跟別人全錯開了，這天來到離着宣化府尚有五六里，紅眉僧治亂道，這裏我有一家好友離此地不遠，地名大王莊，此人姓王名魁，江湖人稱野鴛鴦，我們來到這裏人生地疎，正好請朋友幫忙助我們一臂之力，太倉三鼠樂得的有朋友來幫忙，免得人單勢孤，自己立刻隨着他奔大王莊而來，到這裏正赶上野鴛鴦王魁陪着朋友說話，那手下的黨羽通報進去，王魁聽說三皇寺紅眉僧到了，立刻親自迎接出來，紅眉僧治亂給太倉三鼠跟野鴛鴦王魁一引見，太倉三鼠別看沒有多大本領，可是在江湖上已竟成了名了，差不多凡是江湖綠林道的朋友，無不聞名全知道有太倉三鼠，

所以三鼠中仁義鼠崔通本不似秦尤那蠻刁狡，甘心爲綠林道，無奈自己跟他已竟把名譽攪播出去，自己就是退步洗手，恐怕提起來也還是以太倉三鼠相稱，誰也不能給他單獨分開，這些閑文不在話下，且說野鴛鴦王魁一聽這三位是太倉三鼠，自己忙說道，原來是太倉州的三位俠義道到了，我王魁是久仰大名，如春雷皓月，久想結識，不過沒有機緣相見而已，如今紅眉長老竟把三位請到舍下，這真是幸會得很，飛天鼠秦尤道，我們不過是江湖上無名小卒耳，仁兄不要這樣謬讚才是，他們謙讓着，一同來到裏面，只見這裏尚有一位面生的朋友，見這人生得堂堂一表的人材，紅眉僧治亂一看，忙問王魁道這是何人，王魁道，我給衆位引見引見，這是龍溝屯的總瓢把子粉面義士龍蘊，跟我是最近的朋友，你們多親多近吧，紅眉僧治亂手打問訊道，原來是龍溝屯的龍義士，貧僧早已知道大名，不意今日在此相會，實乃三生之幸，龍蘊也客氣了一番，跟太倉三鼠也敘了禮，彼此落坐之後，由王魁問起紅眉僧的行蹤，此次來宣化府之意，紅眉僧不禁長嘆了一聲，方要答言，那飛天鼠秦尤眼珠一轉立刻把治亂的話攔住了，自己假編排了一番話，向那王魁說道，紅眉長老安分守己的在三皇寺中，不料有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的黃三太，護送老兒勝英的靈柩從三皇寺經過，就要教紅眉長老供應他一切，王義士你想，我們雖然身爲綠林道，敬的是朋友，恨的是這種自己以門戶自高，假爲仁義道，藐視綠林道的人，我們是寧可死在他人之手，也不能學在他人之口，像他們這種無理壓迫

，不論何人，也要與他反抗，當時我弟兄三人正趕到那裏，遂只好跟他們這一般假仁義道的決一雌雄，分一分勝負，當時我們衆寡不敵，把紅眉長老的三皇寺弄了個瓦解冰消，等他們起靈奔宜化府黃羊山勝家寨，我們遂跟蹤尋跡的趕了下來，孤樹不成林，因為送靈人太多，我們三人，是單絲不成線，王義士你與我們氣忿難平，只有安下報仇雪恨之心，只是人生地疎，紅眉長老想起這裏有王義士在這裏，爲道義之交，所以投奔了這來，想求你念在江湖道之義拔刀相助，幫我們報仇雪恨，不過冒昧相求，王義士不要見怪才好，野鴛鴦王魁聽了，慨然說道，秦香說的那裏話來，我與紅眉長老別說還是江湖道義之交，就是我們素不相識，只要是提到江湖綠林道來，就得按着江湖道互助，拔刀相助，這次既然是被人逼迫得實在有些令人不平了，我們情願以死命相拚，助紅眉長老一雪此恥，莫說我王魁願助一臂之力，就是我這位龍賢弟也不肯袖手旁觀，可以助衆位一臂之力，這時那龍溝屯的粉面義士龍蘊在一旁聽得野鴛鴦王魁，替自己說出講綠林道朋友之情，自己怎好再說我不願意素昧平生的人結仇，雖然自己心中很不痛快野鴛鴦王魁，但是自己面上可不能帶出神色來，遂含笑說道，同是江湖綠林道的朋友，慢說與紅眉長老這是至近的朋友，就讓是沒有長老在前面，我們也應該相助才是，飛天鼠秦尤是急忙道謝，紅眉僧因爲有這位粉面義士龍蘊也是生朋友，遂也合十道謝，龍蘊道，老師夫不要這麼客氣才好，野鴛鴦王魁道，我們事不宜遲，還是趕緊下手爲妙，聽說黃羊山勝

家寨已定於明日盪蘭盛會給勝英老兒開弔辦喪事，我們要下手還是在他們靈柩沒有去動手，他們顧的了守靈顧不了救應，我們仍然是分爲兩路，放火的放火，殺人的只殺殺人，兩下裏一齊動手，只要把他的靈柩點着了，他內裏一亂，就算得手了，我們明日午後起身，到了寨內，趕到晚晌不用太晚了，凡是要想動江湖同道，得琢磨他不及防備之時，若是在三更時分，那時平常人睡了，這些人反到了巡更下夜之時，我們得躲開他這種時候，所以要想動手得早早的或晚晚的下手，他們定不防備，我們在他不防備時不論有多少能人，也能把他的靈柩先點着了，那就是殺不了仇人，也可算解我們心頭之恨，野鴛鴦王魁說罷了這番計劃，連紅眉僧治亂等全點頭稱善，商議停當，這才在晚飯後，早夕的歌息，一夜無事可叙，午後各自紮束停當，暗藏兵刃，外面披了大衣服，立時起身奔宣化府城東，這一帶雖則離城不甚遠，可是地方就極荒僻，若是比起內地的各府州縣可就差多了，差不多離城不遠全是接連不斷的村莊鎮店，惟獨宣化府附城十餘里盡是莊田叢林，紅眉僧治亂，野鴛鴦王魁，粉面義士龍纏，太倉三鼠等這一行人一邊走着，一邊由野鴛鴦王魁講說勝家寨的形勢，正說得有味，前面有一片松林，這一行人從松林前經過時，猛然從松林裏嗖嗖的竄出了兩人，向道路上一橫，高聲喝道，這才叫踏破鞋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們是冤家路窄狹路相逢，今日再教你們逃出手去，我誓不爲人，紅眉僧治亂與太倉三鼠，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他們定睛一看來人，正是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愛憎之心，海底撈月葉伯雲早該想到，又不該說他所見不該說他，若早到一步，趕上秦尤從此逃走，海底撈月葉伯雲早教他作了廟下遊魂了，然後鐵索寒崑崙羅文也開明了一切，遂問起他弟兄兩人這是想奔那裏，千里獨行奔到那飛熊道，我們這次是家敗人亡，一家人死亡於一旦，我弟兄已決意的把家財分散，我們天涯海角尋找，報仇之後，我決意削髮爲僧，看破紅塵一出家，留我胞弟是以接續我郭氏門中的後代香燭，所以我們弟兄兩人奔這來，一半爲得跟蹤尋訪查仇人，一半我們也爲的到黃羊山勝家寨報喪弔孝，知道這一般老前輩定然要到這裏，也免得我們再往別處去了，不料行至這裏，無意中與賊子等巧遇，不知他們是由那裏又勾結了黨羽來，可惜三鼠仍舊走脫了，這倒是麻煩事，海底撈月葉伯雲聽了，遂向郭氏弟兄勸解道，你們哥兩個不要灰心，我想秦尤等賊子，絕不能就此罷手，他既奔這條路而來，說不定也奔黃羊山勝家寨，也未可知，我們事不宜遲，這裏離黃羊山不足十里，我們趕到那裏，教大家留心三鼠，看他有甚麼狡惡的行爲，那裏正在給勝三爺辦喪事，更應該諸事設備才好，我們現在留着那個活口，把他押到黃羊山再發落好了，彼此計議停當了，立刻押着這粉面義士龍纏，起身趕奔黃羊山勝家寨，此時已然天色黑了，那粉面義士龍纏戴着頭一語不發的隨着走，勒十字絆的絨繩綑的兩臂想掙斷了可不容易，好在這份面義士龍纏，自己是認了頭了，任憑押解着够奔黃羊山勝家寨，來到了黃羊山遠遠的就看見勝家寨起來一片火光，海底

撈月葉伯雲說了聲不好，怕這裏也出事了啦，這才帶着羅文趕緊的奔來，原來這正是太倉三鼠被鄧飛熊嚇得拚命逃脫，秦尤是越想越是生氣，心中暗想，我真是一時的晦氣，自己怎的竟自這麼恰巧，偏偏又與他弟兄相遇，看起來我們是寧可喪命在異鄉，非跟他們拚一下方出胸中這口惡氣，就是力量敵不了他們，也要暗中攪他個地覆天翻，他三人遂奔了黃羊山而來，秦尤是早拿定了主意，自己明知勝三爺的靈柩早到了，一定要大辦喪事，我們暗入勝宅，給他個只用火攻，不露面兒，揀要緊的地方放火，把火點起來，趕緊隱匿起來，一次不成，還有二次，不把他燒個土平絕不罷手，當時飛天鼠秦尤是安定了這種心腸，他在鄧家口時，自己留了一包硫磺焰硝沒用，此用是正好用着了，遂向盜糧鼠柳遇春，仁義鼠崔通說明，柳遇春跟秦尤是一個鼻孔裏出氣，惟有仁義鼠崔通不滿意二人所爲，可是無可如何，只好是隨着他們而已，他們三人正往前走，猛然間，由路旁走出三人，那三人說道，秦大叔嗎，秦尤一聽聲音很熟，抬頭仔細一看，原來是班家二虎一條龍，於是說班家兄弟嗎，你等這是由那裏來，二虎一龍就將千疊山，自己天倫喪命，五鳥兄弟死活不知，我等逃了出來，過了三天回去一看，山寨已被火燒成一片瓦爍之場，我弟兄三人一路追趕送靈的，他們人多，我三人未敢動手，今他們已然平安的到勝家寨，今夜我們要去報仇，心中正怕他們人多，可巧聽見三位由前邊而來，故此平安答話，三位多幫忙罷，秦尤道，那太不算甚麼啦，於是他們趕奔了黃羊山，勝家寨

，見這裏高搭爽棚，衆人候至三更左右，自己不願再等了，竟自暗入勝宅，飛天鼠秦尤是想着那裏尚未全睡，天時尙早沒有隄防，若是太晚了，定有巡更守夜的，反倒不易下手了，飛天鼠秦尤，先向各處查看了一番，見西跨院裏是存放什物之處，沒有人住，給他一帶廠棚式的屋子裏堆積的木器等，散了少許的火藥着了，看了看，至少要有半炷香時才可撲出火來，又到了東北角上，一間柴棚子裏，也給從柴草堆裏引着了，自己隨即出來，領着盜糧鼠柳遇春，仁義鼠崔通等，來到了中應院內，看了看，這裏是絕沒有甚麼防備，院中高搭靈棚，正在辦着喪事的情形，應房中格扇全開着，裏面倒是有人說話，秦尤看了看，索性向柳遇春通示意，令兩人動手，另教二虎一條龍巡風，這就是秦尤狡猾之處，恐怕教別人看見應房中有一般俠義道，就許胆怯不敢動手，所以自己向那人一揮手，令他人上靈棚亮火摺子，一齊動手，馮想到全上了靈棚，飛天鼠先把東北西面的棚頂子散上火藥，自己再奔南面往棚頂子上把所餘的火藥滿洒上了簾上，那知道自己原是一片細心，柳遇春脚下稍重，靈棚頂子一動，被賊魔看見，秦尤方把火摺子點着了，賊魔看見，秦尤那還敢動手，自己把火摺子一掖，亮刀想殺開路逃走，無奈這裏馮能再讓他走脫，秦尤被擒柳遇春方要往棚下跳，只聽有人喝了聲小輩你想走勢比登天，柳遇春舉目一看，見從東棚頂子上，上來的正是金面韋陀張旺，柳玉春那敢動手，自己往東南角上一躡身，想從那裏下去，腳方往棚子上一落，立刻問從下面上來一人，說

了聲娃娃你還往那兒走，盜糧鼠見是大賊魔，自己無路逃走，只得舉刀迎面劈去，歐陽大義士一偏身，併食中二指，往他脈門上一點，喝了聲撒手，柳遇春也真聽說，已經把刀出了手，柳遇春急一轉身，撲奔了西北，這裏要說起七義只佔了七面，那仁義鼠是先奔東北角，被金面韋陀張旺給擋住，二次往北面一扎頭，是正遇飛天玉虎蔣伯芳，試想那能再教他走脫，他要是先奔西北角倒許逃出重圍，這時柳遇春來到西北角，他方要從那裏下去，金面韋阿張旺知道那裏無人，遂說道別教他走脫了，柳遇春方往棚口一邁步，想一登棚簷子，從此逃走，那知道是寒光一閃，自己忙縮頂藏頭，明恍恍一把寶劍往自己頭上過去，立刻間把柳遇春嚇得喪胆亡魂，稍微一怔，後面玉面美髯公神槍華謙華子遠趕到，把柳遇春抓往後一帶，擲在棚下，即立刻給綱好，此時衆人一打量來人，見正是海底撈月葉伯雲等，七義此時無暇細談，因為東西跨院有兩處火起，遂把三鼠網上提了下來，暗表此時二虎一條龍，早跑出勝家寨去了，暫且不提，後文另有交代，這裏衆人到了東房簷下，又分頭去搜尋，怕是還有餘黨，且說靈棚中好在尚有二俠孟凱，三俠肅傑是決不離靈棚一步，爲得保護着靈柩，怕有賊黨進來毀屍，此時一般俠義道以及四十八小俠，早已分爲兩路救應撲救東西院的火，鐵掌賽崑崙羅文也進來協同搜巡，葉六爺跟羅文是因爲望見了東跨院的火光，知道那裏定有別情，令鄧氏兄弟暫在外面看守龍籠，等裏面事情平息了再進去，此時也不便開門，所以葉伯雲是頭一個闖進來，羅

文也隨着進來，他們二位是料到了三鼠定有此一舉，好在當時人多，勝宅的家人們，相不顧命的用水潑救，勝宅遇事倒還鎮定，只請老俠們要防備還有餘黨，火是不要緊的那一般小俠等吩咐已竟聽着了的不要救，好在不是正房，一則裏面沒有人，二則裏面是更沒有值錢的貴東西，只請小俠們把火道截斷了要緊，跟着一般小俠各亮了兵刃，最得力的是蓋金龍，鐵飛龍，賈明等這一般力量大的，一會的工夫把火道全挑斷了，決連不上了，勝家寨本也是一個大村落，這裏有本處的鄉鄰，見勝宅起火，立刻就篩起鑼來，所有勝家寨的壯丁全來救火，勝奎見已竟不致再連上別家，遂站在房上向衆鄉鄰高聲說道，我們是焚化紙錢不慎燒了一堆柴草，衆位鄉鄰全不得安睡前來救應，實在可感，衆位請回改日我登門叩拜，勝奎自己這一道謙謝了鄉鄰，鄉鄰見是本主自己答話，遂不便再說甚麼，遂相率回去，此時那邊的火已竟熄了一多半，一般俠義道思想着先到那廳房裏把三鼠拷問一番，問問他們在那裏潛身，是還有多少羽黨，那登山豹子楊小石，鑽雲太保賈斌久齊說了聲要糟，我們全來了，誰看三鼠呢，他們若跑了可就壞了，各自縱身形趕奔中廳院內，張旺也跟着過來，趕到了中廳院內，登山豹子楊小石道，可別糟了，若是被小輩們走脫了，那一來再想拿他三個惡人可就費了事，衆人往東簷子下一看，那太倉三鼠已竟蹤影不見，一般俠義道好容易把三鼠拿着，這時已竟被他們走脫，這一說起來，他們是定有餘黨，海底撈月葉伯雲道，衆位不必猜測，他們來在宣化府，沒個

沒有着落，不過此時他們決不致就逃回內地，我們現在尚有一人，能向他口中追問太倉三鼠的下落，大賊魔歐陽天佐問是何人，莫非葉六弟尚攜着他黨羽不成，葉伯雲道，我倒沒攜着賊人，莊外尚有二位遠來的英雄押解着一名帶口供來的賊黨，衆人問是何人，鐵掌賽崑崙羅文道，就是那鄧家口鄧老英雄的二位令郎，此時勝奎等率家丁等來了，四十八小俠全救熄了餘火，隨着奔大廳院內，聽得鐵掌賽崑崙羅文一說鄧家口的二位少莊主來了，覺着來得唐突，葉伯雲把鄧家口如何遭事，他們是因爲搜查三山觀的老道鐵掌道鄧儀，追蹤到鄧家口，爲想他那裏已激起了絕大的風波，自己是如何接應，如何追趕紅眉僧，並不知老英雄夫婦，及素秋姑娘遭難的情形，來在離此十餘里松林，相遇這位少莊主巧遇仇家，殺死紅眉僧，這才知道鄧家口當夜的情形，現在當時竟擒獲粉面義士龍蘊，這才一同遁奔這裏，我們趕緊趕到這裏，就爲得恐怕三鼠再起歹意，這裏在舉辦喪事之時，沒有防備遣了他等暗算，那知竟不出所料，我們沒人勝家寨就看見東院有了火光，是我教他弟兄二人守着賊黨，我們這才趕進來救應，勝奎一聽，立刻吩咐莊丁掌燈籠迎接鄧氏弟兄，這時四十八小俠感念麒麟峯聖手湘子鄧飛麟相救之情，由仁義俠黃三太率領着一般小俠等往外迎接，直到了勝家寨外，一片樹林前，只見千里獨行賽判子鄧飛熊，跟聖手湘子鄧飛麟全由樹林裏走將出來，由仁義俠黃三太給一般不熟識的指引，那鄧氏弟兄却給衆小俠叩喪頭，那勝奎也給鄧氏弟兄行孝子之禮，這倒是真少見的事

，鄧飛熊略向大家一週旋，隨把那看守着的粉面義士責任交給了勝家寨的家人，那粉面義士龍蘊是始終低着头不敢抬，勝奎借着燈光一看望見了龍蘊，自己不盡暗中詫異，此人怎會跟太倉三鼠合聚在一起，倒是怪事，此人在宣化府一帶很有個名頭，在龍家寨很受綠林人的推戴，不料想竟與那萬惡滔天的太倉三鼠結在一起，豈不令人可惜，勝奎與他有一面之識，此時只有裝作不認識吧，遂同一般小俠回轉寨內，這時天已經是四更過後，那勝奎分派一般莊丁要加意查看東西二院，未燒完的餘燼怕是死灰復燃，莊丁們是不用吩咐，全自己就知道照着各院，四十八小俠請鄧氏弟兄到廳房中，這時那二俠九頭獅子孟凱，鎮三江蕭傑，一見鄧飛熊鄧飛熊到來，二位老俠全站起來向衆人招呼道，飛熊飛麟，你二人千里迢迢的前來弔孝，倒教你們哥兩個辛苦了，二位老俠始終不知鄧飛熊家中已遭了天大的橫禍了，鄧飛熊鄧飛麟跪倒地上給二位老俠叩了喪頭，就放聲痛哭起來，當時二位老俠怔啊々の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仁義俠黃三太立刻問過來相勸，把這位千里獨行賽判鄧飛熊給安慰的止住悲聲，鄧飛麟也拭了淚，然後挨次的向衆位長輩行過禮，立刻由那仁義俠黃三太把那鄧家口鄧老英雄身死的情形，說與了二位老俠，孟二劍蕭三俠聽了不禁怒氣勃勃的道，我絕不料秦尤這廝竟這麼作惡多端，這次若再教他逍遙法外，也太藐視天理了二位老俠一心替鄧桐報仇雪仇，這一來是已竟決定了秦尤等一生的命運終了之時，四十八小俠個個存了除太倉三鼠之心，後文書始有鏢打秦尤，刀

劈柳遇春，氣走崔通，這是後文書自有交待，暫且按下不題，且說那鄧飛雄弟兄二人把自己的事說完，海底撈月葉伯雲道，我們若想得知太倉三鼠的去向，我們先向那賊黨粉面義士龍蘊盤問一回，自能得他的踪跡，當時把這粉面義士龍蘊推了出來向他一追問，粉面義士龍蘊道，龍某身落他人掌握中，把死生早置之度外，你們要殺便殺，要斬便斬，給我個快當，我現在就是說出我的真情，你們也未必肯信，請你就不必問了，你們一刀把我殺死，我龍某是感你們盛情，這時勝奎向前說道，龍義士，我們平日深知尊駕是成名露臉的英雄，在宣化府很受江湖道的敬重，我勝家寨與龍家寨遠日無冤，近日無仇，此次尊駕竟與紅眉僧太倉鼠結成一黨，要不利於我勝家寨，我勝奎始終不明有何得罪於尊駕之處，請明白指示，那粉面義士龍蘊被這一問，立刻是滿面通紅，他呆了好半天才長嘆了一聲道，我被他人愚弄，到如今是說不起不算了，我是爲朋友賣命也說不上不值，更不能說冤枉了，勝少莊主不必追問吧，若論與你勝家寨實無絲毫之恨，我實是自恨自己太以糊塗了，勝奎道，尊駕既然是被他人所騙，我們同是江湖俠義道之輩，練武的全是萬法歸宗，何況我們又有鄉里之情呢，勝奎來在孟二俠身旁說道，二叔父此人可義釋，孟二俠給他把綁繩解開，立刻玉粉面義士龍蘊更羞的無地自容，這時龍蘊慚愧之下，把自己無故被野鴛鴦王魁連累，絕非出於本心，勝奎問起太倉三鼠的下落，龍蘊搖頭道，我實不知情，不過揣度情形，他們或者是逃奔了雙菊嶺也未可知，勝奎道，龍義

士這話猜測的還是真有七成相近，這宣化府絕無他人可以收留他們，那就准落在了雙菊嶺，暗表雙菊嶺前後方圓二百餘里後山大寨主，碧目虬髯公，羅盛，字公然有二子，金頭蜈蚣羅繼云，銀頭蜈蚣羅繼采，每人一條獨龍槊，有外派金鐘罩，鐵布衫，達摩老祖易筋經，有鎮島五傑，大爺，金刀八卦，展金龍，二爺，挾虎無形，展金虎，三爺入地銀龍，展金彪，四爺，萬古聽提獸，展金豹，五爺，云中飛猿，展金蚊後山有一青虛觀觀主，聖手玲瓏仙，羅玉勤，乃羅公然，族兄，西洋消器，埋伏，拍的最好，有一絕藝，蝴蝶陰陽掌，六十四式，其把兄弟三人，大爺羅玉勤，二爺羅公然，三爺聖手妙張良，滕遠，鎮守雙菊嶺，與前山臥龍莊在一處相連，滕遠一子，玉面張仙滕彥，二個盟侄，狠金剛謝洪祺，尊命閻君吳開山，因雙菊嶺勞派太大，人所共聞後山有八寶轉心亭，三千多壯丁，無形中，將臥龍莊三字，遺掉，通稱雙菊嶺，滕至長嘆一聲道，我與雙菊嶺已結下不解之仇，這次太倉三鼠被人救走，已定是雙菊嶺所為，前者在數年前，我到宣化府城內辦事，回來時路經南橫街城隍廟前，那裏是城內精華所在，在廟前一帶商販，不止於是本城的商販，連附近的三二十里的商人全要趕到城內來作買賣，裏是在鄉間就不易買了，鄉鎮的農民，就信服城裏，全說是到城裏買的東西，又便宜，又好，其實賣東西的也是鄉間來的，這是見習慣上認為好壞，實不是為據，這條街商販既多，那走江湖作生意的都聚在那裏，當初這座廟香火也最盛，平常善男信女就多，若是趕上初

一十五更縷縷成行，婉香這類的，那商販們利市三倍，從那裏買了幾件東西走在那熱鬧場所的中間，見那裏有一大圈子人圍得裏三層外三層，勝奎的好奇心動，遂走向這場子而來，分開了衆人往裏一看，只見裏面是一個練把式賣藝的場子，這位勝奎見了練武的就愛看，自己站在那一看這賣藝的，年紀就在二十多歲，堂堂儀表很是相貌端正，站在那一交待著江湖道的規矩立足一看還有真傳，功夫十分不軟，練了一回拳自己是氣不湧出，而不改色，勝奎不由的叫了聲好，遂即拋了一串錢，這位勝奎情實是一番好意因爲自己是江湖道的人，這種落魄江湖，輪到把武術搭在地上，這就算是難到極點了，既是江湖道的朋友，也應當幫助他才對，勝奎原是一番好心那知竟招出事來，就在這時就見迎面有一人將看練把式的人一分，嘿了一聲道，你是那裏來的，竟自大模大樣的就在這裏立場子作買賣，你也太大器了，給誰遞了帖啦，那賣藝的陪着笑臉說道，老師夫，你老先別挑眼，大約你老是才來到這兒，方才學徒我已交待過了，我來到貴寶地是人地生疎，也不知那位是好武的，好練的，貴府住在那裏，所以並沒得投帖拜望，這是在下疎忽失略地方，只望這位老師傅你多多的捧場吧，當時這賣藝的以爲這蠻自己認錯也就完了，無奈這人得理不饒，便怒叱道，你還少弄這一套，這裏不能教你練，你要趁早走咱是萬事皆休，賣藝的被他這些話一逼迫，自己不禁也急了，方要答話，此時勝奎實在看不下去了，一看誠心攪擾的這小子，只見他倒是白素素的一張臉面，細眉，鼠目，滿

臉奸猾之色，往那一站，神色就好似這一座宣化城全屬他管似的，勝奎問道，你是何人，敢如此欺負賣藝的，這裏遞帖拜望，還勻不到你那兒，趁早少惹事招非，你走你的路，他練他的把式，誰也碍不着誰，何必結這個怨，勝奎這話方出口，那少年厲聲說道，你要問我是何人，少莊主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住家離此八里，地名雙菊嶺，少莊主姓滕名彥，人稱玉面張仙，你大約有個耳聞，我要管這個，難道你看着不平麼，勝奎冷笑一聲道，我當時一代人王地主，或是震動乾坤的大俠，不過是無名之輩，就敢這麼獨霸宣化府，你也太以強梁霸道，你在這宣化府要教江湖道的朋友們來拜望你，你必須得立威名，立功德，使江湖道上人不敢不服，那才有意味，就憑你這樣形同土棍的行爲，焉能服人，我們都是鄉里鄉親，不必弄這個，有本事在江湖道上創出名來，那才叫英雄俠義所爲了，勝奎這番話說得那玉面張仙滕彥是火上澆油，立時怒冲冲道，你這小輩是那裏趕來的，敢說如此狂言大話，勝奎聞聽冷笑說道，我倒是無名，我倒也沒敢如此強梁霸道，我住家在此城北黃羊山勝家寨，我姓勝名奎，人稱銀頭太歲，你有甚麼不服，我是家有家鄉住有住處，玉面張仙滕彥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黃羊山，勝家寨的，莫怪你敢這麼多管閒事了，我早知你們黃羊山勝家寨，倚仗你父神鏢將勝英爲十三省總鏢頭，橫行天下真是沒人敢鬥，沒人敢惹，我倒是久仰大名了，現在我這無名小卒偏要鬥鬥你們這威震乾坤名揚四海的大英雄，勝奎聽他辱及自己天倫，這才勃然大怒，遂用手

一指那玉面張仙膝道，好小輩如此無禮，我要容你豈不爲人，當時那位玉面張仙膝道也是誠心要鬥一鬥勝家寨之人，這時兩下裏越說越惱，各自脫了大衣，動起手來，當時走了二十餘個回合，勝奎用連環腿便把膝道踢在地上，勝奎手指着膝道，你這種匹夫，就是這點本領就敢這麼狂妄無人，這次便宜你這匹夫，只是你這匹夫再犯在我的手內，一定要重々教訓你，當時玉面張仙膝道是羞慚滿面，向勝奎說了聲姓勝的，咱們是後會有期，我必報今日之仇，勝奎道，你只要不服，明日咱們這裏再會，玉面張仙膝道道，好吧，姓勝的咱明兒見，玉面張仙膝道遂就憤憤而去，勝奎見他走後，那賣藥的過來道謝，勝奎問他姓名，那人道我名混海種梁瑞，千恩萬謝而去，勝奎回了黃羊山，膝道自此後與勝奎數次結仇，攔路打劫，全沒得了便宜去，玉面張仙膝道，在雙菊嶺，倚仗着天倫聖手妙張良膝遠的威名，是無惡不作，無所不爲，不過老莊主聖手妙張良膝遠還不十分寵信兒子作惡，玉面張仙膝道是自從跟銀頭太歲勝奎結仇之後，屢次搬動是非，甚麼事架不住日子長了，漸漸的說得老莊主聖手妙張良膝遠也未免信了，自己想與勝英爲仇作對，可是自己也知道他住家在黃羊山勝家寨，但是自己在雙菊嶺是跟他毫沒牽連，自己雖則出身綠林，但是不在內地作買賣，既不在雙菊嶺住下來，雖則跟江湖綠林道有來往，也碍不着他人，這宣化府附近是雙菊嶺，龍家寨，大王莊，黃羊山四處是井水不犯河水，想不到瑞子勝奎，竟也這麼霸道起來，聽兒子說，那勝奎是違他父命，要

肅清宣化府，把這裏的綠林朋友全得趕出境去，他們才放心如願，這時他屢次的與我兒子結怨爲仇，連我雙菊嶺手下的壯丁，也都被他擠羅得不能立足，這就足見他是倚仗着十三省總鏢頭，那點威名要橫行天下，使綠林道都要望影而逃，這種情形令人可惱，自己是越想越氣，越想越怒，心說，我是洗手綠林閉門思過，要把這種狂妄無人，目空一切的鼠輩全打服了他，才知老夫的厲害，自己既蓄了這種惡心，可就上了兒子的圈套，膝遠他但憑膝彥一面之辭，那會不越來惡感越深，這位聖手妙張良膝遠是安心想鬥一鬥勝家寨，這一來可就是暗中結下不解之仇，這才是冰凍三尺，不是一日之寒了，這是當初結怨的原因，趕到這次黃羊山勝家寨給勝英一大辦喪事，膝彥已經有了耳聞，自己想想這時要攪他個地覆天翻報仇雪恨，遂派人暗中一打聽情形，是老英雄勝英死在了望江崗聚傑村，老英雄一死，有一般俠義道護靈回來，這玉面張仙膝彥竟自把這裏的事顛倒是非，故意的把那勝家寨所到的一般弔孝之人說成了是銀頭太歲勝奎約請出來的，想要把雙菊嶺，大王莊，龍家溝，一網打盡，老莊主膝遠一聽這玉面張仙膝彥的話，立時似火上澆油，向膝彥道，咱們爺們這雙菊嶺不招人，不惹事，如今竟欺負到咱們頭上來了，我們但分能容人，絕不肯作那絕情之事，如今被事情所擠，我們不得不與他們周旋了，你要打聽明白了一切前來報與我知，我自有道理，玉面張仙膝彥道，孩兒謹守門規，絲毫不敢妄爲，孩兒再探聽清楚了將實際情形稟與了天倫再作準備，玉面張仙膝彥退了

出來，自己暗打沉吟，想要找個機會將天倫激怒了好與自己報仇，玉面張仙膝彥正在想主意之際，有家丁膝祿說道，少爺我看你心中有事，你可以對小子我明說麼，或者小子能分憂亦許有之，膝彥說道好小子，你若替我辦了，我必另眼看待你，就將與勝奎之事述說一遍，膝祿道，少爺，這事你交給我吧，嗣後有機會我報告你吧，倏忽之間，過了幾日，這一日他所派到黃羊山打探的莊丁回來報告說道，現有大王莊野鴛鴦王魁，王莊主被勝家寨的人所殺，這裏話未說完，又有莊丁進來報說道那龍家溝屯粉面義士龍蘊也被拿入黃羊山勝家寨，玉面張仙膝彥一聽，立時道，這是天與我的巧機會了，自己帶着莊丁來到了裏面大廳中，向聖手妙張良膝遠道，跟父親回，這次勝家寨已竟與咱挑明了，想要收拾這宣化府境內的綠林道，孩兒並沒去勝家寨，恐怕給我雙菊嶺惹出禍來，我是歷來不敢惹事的，是我遵着天倫囑咐，要把黃羊山勝家寨的事情形探聽清楚，孩兒遂派了精明幹練的壯丁，到那勝家寨去打聽，不料去的人行至中途就遇事了，那勝家寨已竟撒出人來四下放哨，不教他人近黃羊山一步，有敢不遵他勝家寨號令的，立時就網走，這一來是有在宣化府境內的綠林俠義道，全無法立足了，看起來這才是趕盡殺絕呢，大王莊的莊主野鴛鴦王魁跟龍家寨的粉面義士龍蘊，與那勝家寨的人相遇，一言不合動起手來，那知道竟自將那野鴛鴦王魁當場喪命，粉面義士龍蘊當場被擒，這一來勝家寨的威名遠震誰還敢惹，莊丁們嚇得趕緊回來，相這種情形足見他們，想着將我父子趕出

了宣化府方肯罷休，真是趕盡殺絕了，聖手妙張良滕遠一聽憤然作色道，要說是動別人或者還許是有挾嫌故意的情形，如今竟連龍家寨粉面義士龍蘊全給擒入黃羊山勝家寨，足見勝奎小兒作事也太猖狂，想要將我們全擠下去，他好獨霸宣化府，這是他自己不要命了，老夫要教他在黃羊山勝家寨佳穩了我誓不爲人，大諒勝奎小兒一人，他沒有這種本領這其中恐怕還有他人，滕彥明知道勝家寨所到的俠義道不少，不過自己不敢說出來，怕自己的天倫怕事，玉面張仙滕彥道，或有別人，不過孩兒知不甚清楚就是了，聖手妙張良滕遠道，你要從今日爲始要督飭所屬的莊丁們，要加意的防守本莊，爲父我自有道理，玉面張仙滕彥不敢多言，遂吩咐莊丁們各處把守本莊出入各要路口，自己對於老父的事不敢過問，原來這位聖手妙張良滕遠他作事慎重，不敢稍微大意，自己在夜間巡查了各處，暗想我得到勝家寨查看虛實，倘若是莊丁所說有不實不盡之處，自己要查明了，免得與勝家寨一啓殺機，就是無邊大禍，我們是不與他爲仇則已，只要是一跟他結仇，就得把他搬動了，搬不動他，我們就得遠走高飛，不能再在這裏立足，那龍家寨粉面義士龍蘊，乃是這宣化府一帶綠林道的好朋友，爲人正直，作出事來慷慨好義，這勝家寨居然動了人家，這正是個好機會，我若把他救出來，從此我們兩家結了好，也是我的絕大的帮手，聖手妙張良滕遠他安定了這種心意，所以自己要先探勝家寨再定主意，自己在二更交過，這才裝束停當，立即離開了雙菊嶺，這裏所有本村防守，由玉面張仙

滕彥自己調撥一切，這位老莊主是概不過問，不提少莊主在家防守，單說老莊主聖手妙張良滕遠他施展夜行術的工夫，鷹伏鶴行的够奔了黃羊山勝家寨，自己是道路極熟毫不費事，其實勝家寨絕無防備，滕遠到這裏正是三鼠被擒，衆小俠等救兩邊的火，這裏絕防不到有這種情形，這老莊主竟自趁着一亂的工夫，已到了勝家寨的中廳院內，聖手妙張良滕遠也有一身絕技，自己施展開一身的本領，把這所有的勝家寨都探到了，自己是十分可異，怎麼他勝家寨竟有些俠義道都到了，我那裏毫無所聞，真是怪事，自己遂翻到了東院靈棚的房下簷一看，下面正是太倉三鼠被網，看了看裏沒有龍纏的蹤跡，聖手妙張良滕遠與太倉三鼠有一面之識，此時自己一想，找不着龍纏的蹤跡，先將他三人救了，倒也算沒白來一遭，讓勝奎小兒也知道我雙菊嶺非是好惹的，聖手妙張良滕遠飄身落在院中，來到太倉三鼠面前，向三人一擺手，不教他們三人聲張，是伸手抽刀趕緊把三鼠的綁繩全給挑了，太倉三鼠知道廳房中尚有二俠喬凱，三俠蕭傑，自己真不敢聲張了，隨着聖手妙張良滕遠逃出了勝家寨，來到黃羊山下，就見那旁有人說道，三位大叔，怎麼脫的險，勝老匹夫的靈，可曾燒燬，秦尤一看正是二虎一龍，說道三位過來，見見這位老人家，他們兄弟這才見了見這位聖手張良滕遠相見之下，滕遠略示與勝家寨有仇，自己絕不想你等被困在這裏，飛天鼠秦尤，一聽這位雙菊嶺老英雄聖手妙張良滕遠的話頭，立時隨機應變的向老英雄說道，我們雖說是有世仇，可是也多半爲的是綠林

起公憤，自己這次被獲遭擄，也爲的是救龍家寨的龍莊主，不想他這裏已竟是聯聚了一般鏢行的人們，想要把宣化府的一般俠義綠林道趕出宣化府境內，這種一網打盡的行爲真是令人可恨，老英雄聖手妙張良膝遠是深信太倉三鼠定然是實言，自己將他們衆人擄回雙菊嶺，預備要與黃羊山勝家寨一決雌雄，老英雄代着三鼠二虎一條龍回雙菊嶺不題，且說勝家寨當時由勝奎說出自己與雙菊嶺結仇的情形，大家把這件事一計議，太倉三鼠是否被那雙菊嶺的人救走，不過就是一說，大家要派人查探雙菊嶺，趕到大家又談論會子天已大亮，跟着把東西院所燒殘的斷瓦頽垣都清除了，仍然得舉辦喪事，趕到第三日午後，勝家寨村中忽然來了一個賣藝的，竟在勝宅的對面一片空地上鋪了場子，這一來把勝家寨的人全驚動到了，因爲這裏是歷來沒有人到這裏賣藝來的，真沒見過，因爲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在這裏住，威名遠震，誰沒個耳聞，這裏所住的居民也全是多少練過武的，誰能到這裏來攪擾，是江湖綠林道中只若是登門拜望，用賣路費沒有不盡力資助的，那能再在這門上賣藝呢，趕到這個賣藝的一報名可就糟了，因爲本宅的家人也出去看看這個賣藝的究是何如人，那知這位賣藝的竟自報名是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的仁義俠黃三太，因爲投帥訪友來到口北，一半是缺少路費，一半是來訪一訪高人，他這一報名，立刻把這勝宅的家人笑的肚子疼，心說冒名頂替是在別處還沒人問他，他到了我們門上來，我們不能不問問他了，這些家人一商量，與其問他，還不如把本主找來，

教他們當面開點笑話，看看他這冒名頂替的見了本主說甚麼，當時這些下人們遂進去到客廳中，稟明了那些位小俠，四十八小俠是無不發笑，想這個賣藝的竟自冒黃三太之名這真是巧事，我們倒得看看他，他既然冒黃三哥的名字，定是認識黃三哥，我們看看去，說話間那仁義俠黃三太，一粒洒金錢胡景春，賽毛遂楊香武，紅旗李煜，鳳凰張七，玉面專諸賽孟嘗賀兆熊，猛金剛武萬年，楞太歲濮大勇，混江龍于藍，金鏢小飛熊藍玉，小方朔歐陽德，黑太歲褚彪等均走出了大門外，九頭獅子孟凱是大聲招呼着千萬不要惹禍，三太答應了一聲，這時四十八小俠，出來二十多位，孟二俠覺着這不過是取笑的事，也不肯跟小弟見出來，且說這位仁義俠黃三太，率領着小弟兒們奔門外走來，還沒出大門口，就聽外面人聲嘈雜，三太等來到大門外，銀頭太歲勝奎也從內宅出來，這時門口的家人們見少莊主們全出來，立刻閃在一旁，這時所有勝家寨的一般街坊鄰居，趕緊把對着門口的這一帶閃開了，是爲的讓少莊主看看，家人們交頭接耳的指着那賣藝的取笑，有那狡猾的下人們一出主意，遂着過去一個說話嘴滑的家人，繞到看熱鬧的人叢後面，向那賣藝的招呼了聲，朋友，你這次可得好好的練幾手，我們少莊主少鏢頭們可都出來了，這全是行家，你得交待交待，讓我們莊主們也好知道你姓甚麼叫甚麼，當時這賣藝的抬頭看了看那家人，遂即說道，好吧，我原就是爲行家來的，家人一聽這才跟着退了回來，心說，你這就離着挨打不遠了，當時這賣藝的向勝奎這邊一般小俠們作了

個羅圈揖，然後說道，人貧骨硬賣藝，虎兇割路傷人，在下是曾在師父門下學了十幾年的功夫，原爲是成名露臉，想不到倒落得把武術拋在大地上，這叫丟人現眼，我要不是山公路遠投親不遇，訪友不見，也不至落到這步田地，如今已竟到了貴寶地，只求子弟老師們多捧場吧，這個賣藝的隨又說道，我可不能給老師現眼，不過我個人的名姓得向衆位子弟老師們交待交待，在下姓黃名三太，家住在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衆位有子弟老師們多幫々忙，我黃三太是決不忘衆位的好處，衆位要是有行家給我指點指點，我也承情不盡，說到這立刻向四外作了個羅圈揖，意思還是真不錯，這時連香武等均樂了，心說甚麼事全有，這時黃三太沉不住氣了，立刻下了台階，便向場子走來，這裏的村民們，均是勝家寨的人，誰不敬重勝宅所到的親朋，立刻閃開，仁義俠黃三太立刻來到了近前，向那賣藝的說道，喂，朋友你賣藝是喫飯啊，還是藉此投親訪友呢，這個少年把眼皮翻了翻，抬頭向黃三太又看了看，遂說道，我麼，我是投名師訪高友而來，那知我走遍了這些省也沒遇見真有本領的，三太道你既是沒遇見真有本領的，你一定是真本領了，咱這麼辦吧，我來領教領教，不過你得說出真名實姓來，這賣藝的少年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家住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姓黃名三太，仁義俠黃三太一聽，立刻從鼻孔中哼了聲，隨即向那賣藝的道，你既是江湖道的朋友，這一來你可有點不人物了，那賣藝的道，你這人好生無禮，敢是當面辱我，我怎麼不人物呢，咱二人素

不相識，今天你這麼侮辱我，難道我就肯善罷干休麼，仁義俠黃三太道，你是真個姓黃名三太嗎，那賣藝的道，我是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行不能更名，坐不能改姓，我既是說出來，焉能有這種冒名頂替，仁義俠黃三太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可知我是何人，那賣藝的道，我與你素昧平生那認識於你，仁義俠黃三太道，我姓黃名三太，江湖人稱仁義俠，我是家住浙江紹興府望江崗聚傑村，朋友，你冒我黃三太之名，是何道理，那賣藝的一聽，立刻說道，這一說你就是黃三太麼，三太道，不才正是，那假黃三太道，原來你是真正的黃三太到了，我給你陪禮認錯，他猛然一低頭，嘩的一聲一枝緊背低頭鎗奔三三太胸膛打來，這時三太是並未防備，幸虧眼力好，見一道寒光奔自己而來，趕緊一低身，躲開了胸膛，正打在左肩膀上，黃三太，立刻招呼師弟們，千萬別教他走了，這時養毛遂楊香武，遂往前一縱身，喝聲賊子你往那兒走，假黃三太立刻往左一轉身又一低頭，說聲我走不了不走，那知話猶未了，跟着又是一枝緊背低頭鎗打過來，香武立時想躲也沒躲及，當時右肩也受了傷，鳳凰張七張茂隆見了大怒，遂手持金銀鍊子鎗奔了過來，大叫賊小子休走看鍾，立即往前一縱身，鍊子鎗往假黃三太的後背砸來，那假黃三太遂往右一上步，張七的鎗鎗落空，那假黃三太說聲你們人多我惹不起我可走啦，那知這句話沒說完，立時又發出一枝緊背低頭鎗來，鳳凰張七，抬頭一看，想躲已來不及，在左肩膀竟自受傷，這時所出來的一般小英雄等，一個個各自吶喊一聲追趕下來，那假

黃三太步履如飛，路徑也熟，穿着莊外叢林蔓草，竟自奔正北逃了下去，這些位小俠因爲三太香武張七全受了傷，那肯放他逃走，在後面追趕下來，這一來連宅內一般小俠也聽見信了，都要把那行刺的惡賊拿住了報仇雪恨，衆人追出勝家寨，抬頭一看，這一帶全是曠野荒郊，所以能够這麼肆無忌憚的飛跑着，這般小俠緊緊追趕着，那賊人只揀那林木深處，以及蔓草多的地方，身形時隱時現的逃出有七八里之遙，只見那賊人已竟顯出所奔的方向來，他定是奔那雙菊嶺，大家是不管他是不是雙菊嶺所差派的，也要見他個水落石出，又趕了一程果然是奔了雙菊嶺的圍子，這時他一闖進了圍子，一般小俠等不由的腳下一頓，恐怕是圍子裏有埋伏，那一來冒然往裏一闖，恐怕要喫人家當時之虧，這時大家聚到圍子外往裏一張望，只見那賊人如飛的奔裏面一條對面民房的街道而去，楊香武向一粒金錢胡景春道，胡大哥，看現在的情形這冒名黃三哥的，定是雙菊嶺所派來的人無異了，我們若是進去搜查，可是埋手妙張其膝遠若是翻臉不認識人，就許說我們故意攪擾，我們又該如何的對付他們呢，胡景春道，據我看這賊子定是他這裏的無異，我們索性登門指名說是進了他的宅子，諒他那麼大人物不能不認賬，胡景春方才說到這兒，只見遠遠有一人如飛而來，當時大家都注意來人，趕到來在切近，只見正是羅文，來到近前，香武等迎上前來，羅文道，怎麼樣，那人可是已進了雙菊嶺了麼，楊香武道，我們追了這裏親眼得見的，賊子已竟進了雙菊嶺，我們正在想要進雙菊嶺，可是

尙沒議定怎樣下手，羅文道，他們沒有人出來還算不錯，我們萬不能莽撞了，老俠們教我趕來教大家趕緊回去，不要跟他這裏起甚麼衝突才好，銀頭太歲勝奎正在轉着圈子查看形勢，跟着過來，向鐵掌賽崑崙羅文一問是奉孟二俠蕭三俠之命而來，自己趕緊向大家說道，我們還是聽老俠客們吩咐快快回去，我們從長計議，二十幾位小俠立時隨着一同回轉黃羊山勝家寨，原來孟二俠蕭三俠是處事慎重不敢大意，這才趕緊打發那羅文，追趕一般小俠回來，一面查看三太跟張七的傷痕，見這所傷的地方全發了黑色，知道是毒藥無所傷，看着十分的着急，已無可如何，金頭虎賈明道，我還有點好藥，趕緊給他敷上，管保立刻就好，原來他是早先自己存下的百草還陽丹，五福化毒散，其實也是本門的秘藥，賈明愛小便宜，所以暗存著一些，此時反倒爲別人用上了，好在傷勢都不甚重，都是傷燥的急，只傷着肉皮，只因是毒藥暗器，所以得趕緊治療，當時三太敷上藥立時止住疼痛，遂向身旁的小弟兒問道，香武也被賊子所傷，怎麼不見他呢，賽北觀音蕭銀龍道，不要緊，這事我看見了，那楊五哥並沒傷着甚麼，大約只穿着肩頭的衣服過去的，鎮三江蕭傑見三太張七傷痕都不要緊，才放了心，蕭三俠便問起這假冒三太賣藝的賊人情形，經大家一說，一定是容心來到勝家寨攪擾，那一般小俠追了下去，若是賊人逃奔別處還不要緊，要是逃奔了雙菊嶺，那只怕要立時掀起了絕大風波，蕭三俠爲慎重起見，遂派鐵掌賽崑崙羅文追趕小俠等回來，以便從長計議，羅文奉命如飛的走奔

丁雙菊嶺，所幸並沒出事，這才把一般小俠全帶了回來，大家來到廳房中，由銀頭大歲勝奎把賊子已入了雙菊嶺的情形，說與了二位老俠，大家才知道賊人的下落，勝奎道，太倉三鼠雖然沒親眼得見落在雙菊嶺了，可是就目前這種情勢看來，太倉三鼠定落在了雙菊嶺無異，這時所有的一般小俠等都想到雙菊嶺找這聖手妙張良膝遠要人，他痛快快交出是萬事皆休，若是容心與我們過不去，我們惟有跟他們翻臉，就勢掃滅了雙菊嶺，好爲地方除害，蕭三俠道，作事不要這麼急燥，得容人處且容人，得罷手時且罷手，我們是送靈而來，不過是浮來暫去，勝奎在此處居住是與雙菊嶺近在毗鄰，兩家冤仇一結，那時能够了解了，我們是得息事甯人，還是給兩家息合了，蕭三俠是一派大仁大義，登山豹子楊小石道，這件事要是存着大仁大義，只怕他人要鼠肚雞腸，我們只怕白吃虧，孟二俠道，我們是先禮後兵，把脚步站住了，甚麼事就不怕了，那時我們是以正義跟他雙菊嶺講理，就是把那雙菊嶺給他蕩平，也不過是他自取其辱耳，歐陽天佐不住的搖頭，蕭三俠是決意先派人前去質問，勝奎是滿懷不憤，立時就向蕭三俠道，小侄先到雙菊嶺拜望膝遠老兒，只問他爲何差派那冒名黃三太的到勝家寨來攪擾，然後再向他要太倉三鼠，就說已覓有人看見是落在他那裏，這時他要念在鄉里之情，把那三鼠交出，令那用毒藥斃傷人的陪罪認錯，是萬事皆休，一了百了，倘若他不交出三鼠，我與他反臉要人，二俠道，不可，你很年輕不要太暴燥，平安解決才好，遂囑咐勝奎千

萬不要用粗暴的行爲，勝奎立刻答應着穿上了長衫，這就要走，寒北觀音蕭銀龍道，師兄就是一人去麼，勝奎道，若是去多了教滕遠老兒恥笑，我單人獨騎的去訪他，教他也看看我們是不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寒北觀音蕭銀龍道，論理我們這麼先禮後兵，倘若他用鼠肚雞腸小人的行爲來對付師兄，這可是人心難測，萬一他一反臉，師兄你可得提防他一切，勝奎聽得蕭銀龍這話，遂站住了身形，問銀龍道你有什麼個打算，蕭銀龍說道，我看這次師兄前去要是在日沒時回來，那是沒有甚麼說的了，倘若日沒時不回來，我們唯有作第二路接應，免得令人放心不下，銀頭太歲勝奎遂點頭答應，自己拜別一般老俠客够奔雙菊嶺，到了雙菊嶺莊口的圍子前，只見這裏仍然是靜悄悄無人把守，趕到一進圍子，只聽得有人問道，甚麼人竟敢到我們莊中亂闖，勝奎一看，左邊四名右邊四名，都是少年的壯漢，一個個都是紫灰布褲褂，青布包頭，下面是搬尖魚鱗大掖把酒鞋，打着寒腿，那莊丁每人都是張弓搭箭的衝着銀頭太歲勝奎相視，勝奎毫不介意，遂向這莊丁們冷笑了一聲道，你們用不着狐假虎威，姓勝的要是怕事還不來啦，你是稟報你們莊主，就說我這是從黃羊山勝家寨而來，我沒有預備帖，就憑我勝奎親身拜見，這些莊丁一聽，立時把弓箭撤了下去，領着銀頭太歲勝奎來到了莊院前，只見這片莊院是非常富麗，一片瓦房好像瓦窖相似，門前站定了一般莊丁，都是提着兵刃，站立在兩旁，勝奎站在門外等候着，心想這定是少時出來迎接我，那知這裏等了半晌，只見方才那報

事的莊丁出來道，我們莊主教作進去，銀頭太歲勝奎不由十分惱怒，遂立時冷笑一聲道，你們莊主好大的架子，報事的莊丁也不答言，裝聽不見，轉身形就往裏走，銀頭太歲勝奎遂跟隨他走進了莊院，勝奎方才一進大門，立時有那本宅的莊丁把大門關閉，勝奎不由冷笑了一聲，心中暗想，大概這是他們雙菊嶺闖江湖的行爲，就這麼無情無義，量小識短，真鼠竊狗偷之輩耳，銀頭太歲勝奎一邊思索着一邊往裏走，隨着那莊丁穿過了兩道大院落，才見莊丁領自己够奔一座大廳，方到階前竹籬一起，從裏面走出了一人，勝奎一看正是老莊主聖手妙張良膝遠，抱拳拱手相迎道，勝少莊主駕到，滕某未能遠迎，請少莊主原諒，銀頭太歲勝奎連忙還禮道，勝奎身在孝服中，本不應冒造貴府，只爲有一些事必須當面請教，滕莊主千萬不要見怪我來的鹵莽，尙望滕老英雄原諒，聖手妙張良膝遠道，豈敢量取，老朽與勝少莊主誼屬鄉鄰，少莊主能够不以我滕遠爲綠林道見棄，這就十分榮幸了，少莊主裏請，銀頭太歲勝奎連答量取，滕老英雄裏請，莊丁掀起籬子跟着一同進了廳房，聖手妙張良膝遠在雙菊嶺是坐地分贓窩藏江洋大盜，很有些財勢了，所以廳房中收拾的非常富麗，銀頭太歲勝奎看這裏是絕無第二人，就知他是把那其餘人隱藏起來，書中代言，銀頭太歲勝奎猜的還是一點不錯，勝奎到這時太倉三鼠，班家二虎一條龍，還有那假黃三太都在這裏，因爲聖手妙張良膝遠聽信了，玉面張仙滕彥搬動是非，暗入勝家寨，原爲是救龍家寨的粉面義士龍龜，不想沒救了龍龜，倒把

太倉三鼠救了出來，這一來也是該着他這雙菊嶺脫不過這場大禍，他們是禍害星進門，飛天鼠秦尤還會不怎麼厲害怎麼說嗎，他是盡力的給兩下裏一煽惑，再加那玉面張仙膝彥從旁一幫腔，把個聖手妙張良膝遠說得好似火上澆油心堅意決，遂向太倉三鼠道，這次我既然把你們弟兄幾人都帶到我雙菊嶺，我想他那裏定然不肯甘休，一猜測也必知道是我雙菊嶺所爲，我們還要隄防隄防才是，老朽既敢摸了他，我決然跟他勝家寨勢不兩立了，玉面張仙膝彥道，父親不要担心，我想夜晚到黃羊山勝家寨探一探虛實動靜以好預備，這時有聖手妙張良手下黨羽，狠命剛謝洪祺自告奮勇向膝遠道，老莊主，我要去勝家寨看看虛實動靜，膝遠道，還是夜間去爲是，狠金剛謝洪祺道，莊主你不要把勝家寨勝奎小兒看得那麼重，別說老兒勝英已死，就是勝老兒在世，我也沒把他放在眼內，老莊主稍候，我不過用半天的工夫就可回來，聖手妙張良膝遠見攔不住狠金剛謝洪祺，遂只得由着他去勝家寨，謝洪祺最得意的是緊背低頭毒藥錐，百發百中，自己到了黃羊山勝家寨，故意的假冒黃三太之名，在勝家門口賣藝，爲是引他們出來，自己看看究竟有甚麼人在這裏，勝家這裏正在辦着白事，素席招展，狠金剛謝洪祺是在門前一賣藝，這才用緊背低頭毒藥錐打傷了三小，自己逃回雙菊嶺，那時勝奎等是沒往園子裏闖，要是往裏一闖，立刻就動起手來，因爲雙菊嶺是不露形跡，在那園子內埋伏了衆人，他們一見追趕謝洪祺的人走了，園子內也沒露面，狠金剛謝洪祺到了莊裏一見老莊主把那

勝家寨打傷三小，以及有多少人的話說與了滕遠，滕遠道，這一來勝家寨今夜定有人來，狠金剛謝洪祺冷笑道，不怕老莊主見怪，我尙沒把這羣小輩放在心中，他們不來便罷，只要敢入雙菊嶺，那是他們死期到了，跟着有玉面張仙滕彥進莊來報道，適才謝師兄回來，勝家寨已竟有人跟了下來，到了我們莊口竟沒進來，已竟回去了，聖手妙張良滕遠哈哈大笑道，小輩們也知道我這雙菊嶺的厲害，他竟自回去，這也是他等不該死，那時只要敢到我雙菊嶺，那是他們的死期到了，當時爺幾個談論了會子，太倉三鼠把滕家父子，簡直捧上天去，真是不論多大英雄也架不住幾句好話，滕遠也對於太倉三鼠發下狂言，說下大話，只要有雙菊嶺就得有太倉三鼠，若是太倉三鼠不能立足，那就雙菊嶺瓦解冰消之日，飛天鼠秦尤更算是得了保障似的，以老師之禮敬奉聖手妙張良滕遠，這位老莊主滕遠只想自己這座雙菊嶺是鐵桶相似，那怕勝家寨的一千俠義道，那知到了未申初的時候，莊丁進來報道，現有勝家寨的銀頭太歲勝奎前來拜望莊主，聖手妙張良道，他帶多少人來的，莊丁道，他是單人獨騎來的，聖手妙張良滕遠道，這小子真算胆大，果然父是英雄兒好漢，強將手下無弱兵，果不虛言也，玉面張仙滕彥道，他定不是好意來的，我們不必容他進莊先把他收拾了結啦，聖手妙張良滕遠道，不可，我們是先禮而後兵，他單人獨騎敢進我雙菊嶺，我們要不敢教他進來，也太教人恥笑了，自管教他進來，說翻了再收拾他，這是他自投羅網，諒他插翅難逃，你們現時先避一避，容

我問明他來意再作道理，狠金剛謝洪祺，玉面張仙滕奎，太倉三鼠，班家二虎，一條龍全躲到屏風後，這座大廳是過堂門，以及滕遠一幫徒弟也都藏在後面，這才由莊丁出去把銀頭太歲勝奎請進來，勝奎是早料到這裏定然來個不認賬，莊丁獻茶，勝奎連嘴唇都未沾，滕遠道，勝少莊主此番光降敝處定然有事指教，請講當面，銀頭太歲勝奎道，滕老英雄我們同住在宣化府境內，又都是江湖俠義道，應該彼此相敬相親，保全俠義道的義氣，不過我勝奎已往無知爲了一點小事，跟少莊主結下一點嫌怨，可是論起來事出細微，也不是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次的事老莊主應該阻止少莊主才是，太倉三鼠與我們勝家寨，外人不能干涉，因爲我們都是一門一戶，論門規論家法，他人干涉不着，並且他所作所爲不是犯門規，就是犯江湖道的大戒，老莊主身爲俠義道應該知道這種情形才是，不想雙菊嶺竟自多管閒事，把太倉三鼠救出勝家寨，隱匿在雙菊嶺，在下是身在孝服期中，當着大事，不便前來，不想莊主二次差人冒名黃三太，到勝家寨用毒藥斃連傷三人，這實在令人忍無可忍，在下這才斗胆前來向莊主請示這是何人所爲，將太倉三鼠交與了在下帶回黃羊山勝家寨，我們掌門戶自有處治，我們兩家從此一解前仇，都遵守江湖道的義氣，不要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本着鄉鄰之情，守望相助，那一來也不失江湖俠義道的本色，滕老英雄肯這麼賞臉嗎，銀頭太歲勝奎這番話說完，心想着那聖手妙張良滕遠定要來個搖頭不認賬，那知那滕遠哈哈一陣狂笑道，果然是十三省鏢頭の後輩

名不虛傳，虎父無犬子，父是英雄兒好漢，照將手下無勇兵，這一來令老去頓閉茅塞，老夫這些年來，除了當年在恩師面前受過他老人家的大訓，他大爺沒有敢在我面前這麼張狂的，如今竟有勝少莊主前來這麼教訓滕遠一番，我是喜之不盡，好漢作事好漢當，焉能連累他人，那太倉三鼠實是被老夫救進了雙菊嶺，我與秦尤在江湖道上有了一面之識，並且深知這飛天鼠秦尤乃是明清八義八爺秦天豹之子，秦八爺屈死在勝老鏢頭的手內，這是你們門戶中之事，他人不便干涉，可是誰是誰非江湖道上也有一公平的論斷，不過秦八爺只留下這一子接續香烟，無論他怎樣不對，也應該饒恕於他才是，你們竟這麼趕盡殺絕，不爲秦氏門中留後代，我滕遠這才打這個抱不平，把他三人救進雙菊嶺，正是我滕遠一點慈悲心，絕無惡意，勝少莊主你登門來要人，我焉能就這麼教你把他帶走，我是既救了他，就不能再從我手裏把他殺了，我也不能這時把他交與勝少莊主，要如此我對於他弟兄三人的事袖手旁觀，不聞不問，豈不是好壞，至於冒名黃三太的也是我門下的人，勝少莊主要要此人却很容易，不過我不能就教少莊主在我雙菊嶺帶走，改日我定打發他登門叩拜，親自到少莊主面前請罪，不過我有一事不明，正要在少莊主面前請教，少莊主來了這倒省事了，不然我也要登門拜望，請少莊主指示我一切，這時銀面太歲勝奎見這聖手妙張良別有說話柔和，他說的話那句都够強硬的，這種情形自己思決不能和平的就算完了，這時自己也得忍着一肚子氣，向聖手妙張良滕遠道，滕老

英雄有話請講當面，何必客氣呢，聖手妙張良滕遠道，我聞得黃羊山勝家寨已竟預備肅清宣化府，把這裏的綠林道都逐出境外，只有勝家寨在這裏惟我獨尊，這種情形還是千真萬確，聞得少莊主已從大王莊龍家寨入手，把他兩處全肅清了，這就要對我雙菊嶺動手，我滕遠對於這種事好生不明白，你們就是江湖俠義道，我們這綠林道中人也未曾冒犯過虎威，如今這麼趕盡殺絕，難道綠林道中沒有一人敢鬥一鬥勝家寨麼，少莊主你也太以的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了，勝奎不待他說完立刻用話攔着道，滕老英雄你這是血口噴人，那大王莊與龍家寨，與我勝家寨素無一點嫌怨，只因這次他們受太倉三鼠與紅眉僧的煽惑，要擾亂勝家寨，這時我勝奎正在喪期，他們這種行爲，顯然是與生者爲仇，復與死者作對，我們勝家寨絕無防備，絲毫不知，若容他等趁心如意，我們勝家寨只怕要化作一片瓦爍之場，所以他等未入黃羊山勝家寨，就遇見了他們的對頭人，前者劫我父之靈，鴛鴦嶺，三鼠惑煽紅眉僧，從火燒靈，正在萬分危險之時，有鄧家堡，少莊主鄧飛麟，鐵掌賽崑崙羅文羅興隆，我七叔賈斌久，六叔楊小石，當場趕到，救四十八小俠不死，他等逃走，不思己過，銜怨於人，又火燒鄧家堡，秦尤鏢打鄧桐，殺死小姐與老太太，鄧氏昆仲千里尋仇，與他們相遇，他等不想是自己作孽多端，難逃公道，反倒反口誣人，說江湖俠義道不能相容，可恨那紅眉僧遭了天報，被那位千里獨行賽判鄧飛熊所殺，子報父仇正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想太倉三鼠竟自惡心不改，夜入勝家寨，

想要把我全家燒死，被一般老前輩把他三人擒獲，我們要請本門戶中，以門規公議其罪，只要有我秦八爺活着，我決不殺害他，哪知滕老莊主竟自把他三人救到了貴莊，在下前來爲的把我們的詳情向老莊主說明，總算我們誼屬鄉親，想老莊主絕不能再保護這種惡人，在下在勝家寨奉公守法，老莊主也定有耳聞，我焉能倚仗着家父之名爲非作惡，縱然他人能容，我本門戶中人誰肯容我，這時滕遠冷笑道，少莊主依你這樣說來，是他們這一般無知之輩作惡爲非各自自取了，可是據我看來，少莊主實有不能容人之處，像那太倉三鼠縱有多大的錯處，也該念明清八義之情原諒他才是，如今竟自這麼不能稍念舊情，要把他置之死地，難道就不准江湖道中尚有主持公道之人麼，勝少莊主，你往日日空無人，這種欺壓鄉里，故意與我滕氏父子爲仇，今日你來到雙菊嶺就不能再教你回去，不過你單人獨騎前來，我若把你留下，定教江湖道的朋友說是我滕遠欺凌你是人單勢孤，你趁早回去，若想要太倉三鼠却也不難，不過你要將宣化府境內的江湖劍義消請出來，當面言明，從此黃羊山勝家寨，不准再有欺壓江湖綠林道，那時我是准把太倉三鼠交出，若是短少一人，惟我滕遠是問，聖手妙張良滕遠這話說出口來，銀頭大歲勝奎氣得變顏變色，立時大怒道，滕老莊主在下此次前來爲得顧全我們鄉里之情，不料莊主竟自這麼無情無義，我勝奎雖然是單人獨騎而來，尙沒把你這雙菊嶺看在眼內，我此來是息事甯人，滕老莊主還是把太倉三鼠交與我帶走，我們樂得的不結仇，不結怨，若以

爲我勝家來可欺那就錯了，請想我天倫在時，三鼠與我父爲仇我不惜，念在他是八叔的後人，念他孝子的行爲，並不爲怪，先父七度秦尤，九縱施恩釋放，三鼠他親自發誓，永不與我父爲仇作對，滕老莊主我想還是交出來好，恐怕若是容他人前來，滕老莊主也得交人，勝奎話沒落聲，立時由屏風後面閃出了一人，用手向勝奎一指說道，姓勝的你，是項長了三頭，肩生了六臂，竟敢這麼無禮，老莊主是念你孤身前來，不肯跟你一般見識，你是認爲雙菊嶺怕事，你是瞎了眼了，我們這是留情，你要太倉三鼠却也現成，說到這兒用手一指道，他們三人都在後面，不過是你要他們你得留下一點東西，勝奎抬頭一看說話之人，並不認的，說道，叫你少莊主留甚麼，那少年說，得把你的腦袋留下，勝奎冷笑了一聲說道，你是何人敢發這種狂言大語，那少年道，你要問我麼，我姓謝名洪琪，綽號狼金剛，銀頭太歲勝奎見這種情形，不動手恐不行了，自己把大斃一抖，說了聲小輩們不要這樣猖狂，姓勝的既敢來就沒把生死二字放在心上，來來來咱們倒要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銀頭太歲勝奎說着便躍出廳外，自己把刀亮出來，專等跟他們一死相拚，這時那聖手妙張良膝遠也竄了出來，狼金剛謝洪琪跟那一般黨羽，都到了廳房外，太倉三鼠也從廳房後面走出來，銀頭太歲勝奎看見了太倉三鼠，真好似火上澆油，用刀一指太倉三鼠厲聲喝道，你們是喪盡天良，竟敢作欺天滅理之事，想要把我勝家寒化作飛灰才趁心如愿，可知人容天不容，我看你們作孽到何時才報應呢，銀頭太歲

勝奎說到這恨不得立刻把他三人全劈死，刀下才解恨，銀頭太歲勝奎話未落聲，飛天鼠秦尤道，我早晚總有把你們這羣小輩一網打盡之時，你這要趕盡殺絕，全不爲他人留餘地，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秦尤已經發下毒願，與你們誓不兩立，勝奎你趁早束手就擒，少受點折磨，你欺凌我們弟兄也太甚了，你不可聽打聽，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勝家父子的萬惡，這次以爲雙菊嶺也像我們弟兄那麼容易的欺侮，今日想逃出雙菊嶺勢比登天，銀頭太歲勝奎，哈哈大笑，說道，秦尤，我父代你不難，你屢次害我父，我父念其與你父同盟，七擒九縱寬恕於你，理當你知道必改，今天你不但不改前非，反到勝家寨火焚靈柩，你本是狼心狗肺，負義之徒，今天某家要你狗命，勝奎說着話，甩大氅，伸手拉刀，縱到當中說道，秦尤你過頭，秦尤將要縱身，有人過來擋住道且慢，待我與這匹夫動夫，秦兄你先後站，秦尤一看正是狼金剛洪祺，他拉刀跳出說道，勝奎你來到雙菊嶺臥龍莊，好比龍潭虎穴，今天你家太爺，要你的性命，說話間揚刀照勝奎頭頂劈來，勝奎見刀來到，用自己的兵刃，往外一撥，謝洪祺的腕子，纏頭刀，胸前掛印，謝洪祺一看打了個冷戰，心說勝奎果然不愧家傳武藝，今日幸虧是我，若換旁人，就將性命送在黃泉，謝洪琪急往後一閃，用鐵板橋功夫，巧用鯉魚打挺，縱出三步以外，將身站穩，勝奎的刀奔頭頂削來，謝洪琪一看心中大驚急忙縮頭藏頭，勝奎的刀來的又快，他躲的稍微慢一點，就聽撲赤一聲，頭頂上去了錢大小一塊肉皮，鮮血跟着就流下來了，勝

奎竄在一旁哈哈大笑，說道：「你這種能力，你也要口出狂言，真乃無恥之極了，此時傍邊有人大聲喝道：『勝奎，休要逞能，某家在此，勝奎扭頭一看，是飛天鼠秦尤，仁義鼠崔通，盜良鼠柳迎春，三人拉刀上前，勝奎氣得通身亂抖，只得用力招架，後面崔柳二人刀也到了，猛勝奎獨鬥三鼠，毫無懼色，刀法精純，一招不亂，書中暗表，大廳外，聖手妙張良膝遠，站在那裏觀看，心中暗想，勝奎果然名不虛傳，今觀三鼠，鬥他一人大概一時不能取勝，時間長久，三人倘若吃了虧，我膝遠臉上也不好看，莫若將他三人喚回，老夫親自拿他，於是將主意拿妥，遂大喊三位賢弟，暫時退下，待老夫捉此匹夫，三鼠聞聽有人說話，只可蹣跚出圈外，勝奎見膝遠年至花甲，面如銀盔，銀眉闊目，直鼻梁，四字方海口，大耳有輪，頭戴鵝黃色的鴨尾巾，鵝黃色綁身靠袄，白絨繩，勒十字絆，灰色的中衣，白綾酒鞋打着花雙屐，一對豹尾紫金鞭，二眸子神光炯炯，式如二盞明燈，勝奎持刀站立，說膝遠道：「你爲何阻止我勝奎捉拿三鼠，膝遠說道：『非也，勝奎，你們對於三鼠，一切的一切，我膝遠早有耳聞，無奈各具理由，今天他們三人窮途末路，身投到此，我膝遠念綠林的義氣，不過暫留數日而已，勝奎你若等我三五日，容我將他三人送出莊外，你伸手拿人，我絕不干涉，今天你找到我這雙菊嶺，臥龍莊內拿人，這不是摘我的眼罩嗎，事已至此，勝奎你若在老夫豹尾鞭下，能够取勝，你伸手拿他們，老朽概不禁止，若不能取勝，此處即是你的喪身之處也，銀頭太歲勝奎一聽大怒說

道，滕老匹夫，滿口胡言亂語，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你亮架罷，滕遠一看勝奎不爲言語所欺，只得雙鞭懷中抱月亮開門戶，勝奎也是葉裏藏刀式，說道老匹夫你進招吧，滕遠用雙鞭流星趕月的招打來，勝奎一看一橫刀剪他雙腕子，滕遠一看往回一領兵刃，勝奎出臂刀，是斜肩代背砍去，滕遠急忙躍出一丈開外，他二人走在一處，勝奎心想，老匹夫這對鞭，真有神出鬼沒之能，似此長久，大概今天我難討公道，俗云，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糟殃，我何不用一傳絕藝，自己想好要用回臂斷魂刀，書中暗表，不獨勝奎一人有此思想，滕遠也是如此，暗道勝奎刀法精通，他正在壯年，老夫年過花甲，常言說得，人老不講筋骨能爲，英雄出於少年，久之非輸不可，我暗器，能打日月鎮心釘莫若我走後留招，他要不追，他命不當絕，如若追我，回手一釘，斷送了他的殘生，自己把主意拿好說道勝奎，老夫不敵與你，甘敗下風，撤鞭回頭就走，勝奎明知他走後留招，倘若不追豈不令他入小看，壓刀追趕口中說道老匹夫留下人頭在走，滕遠聽見勝奎追來，心中大喜，將鞭交於左手，回身斜肩用右手一拉背後千斤墜，就聽叭的一響，鎮心釘由銅筒內打出，勝奎一看心中大驚，急往旁邊一閃身焉能來得急，就聽一響，打在肩井穴，勝奎覺乎麻酥酥的難過，身形往後一仰，伏於就地，刀已然扔去，讀者必問鎮心釘如何有這麼大的力量，暗表此物上有木變石，何爲木變石，乃山陰古樹，上有雙頭蛇，有時落上鳩鳥，必被雙頭蛇吸食，將蛇立即毒死，然後蛇又將樹毒死，爛來爛去

爛到一塊石頭上，這塊石其質滑，而且硬，若有鐵器磨熱，往上一擦，打在人身上，即麻四肢，若磨的時間久，打了人見血立死，聞言不表，今天勝奎倒地，有莊丁上前將他捆起，滕遠命莊丁將勝奎人頭砍下送回勝家寨，探盤子大頭目，人稱花脖劉五，上前就砍只聽咳呀一聲，血濺當場，讀者必疑勝奎已死，非也乃劉五頭頂已碎，衆人見房上躍下一人中等身材，面如姜黃，身穿一身皂色的衣服，白襪酒鞋，沖天杵的小辮，後面攢着一杵，衆人一看，正是那金頭虎賈明，原來自勝奎走後，至申牌時過，尙未歸來，衆老少議論，恐怕勝奎把話說差動起手來，何人去探聽消息，賈明道，伯父我情願前往，九頭獅子孟凱知道賈明喚小子遂道，賈明你去可勝此任，那個地方可是出生入死之處，賈明道，孟大爺我生來的就不怕死，長這號人個子還沒死過一回哪，賈斌久心說這不是胡鬧嗎，有意阻止又恐旁人多疑，用眼直看賈明把賈明看的直毛古，於是說道老爹爹不用小心眼死不了，說完話喫飽飲足，代上大杵走出勝家寨，來到雙菊嶺臥龍莊，天色已黑，見西外無人飄身形上了房屋，他窺房窗找來找去，到了後院正直花脖劉五砍勝奎，伸手揭下兩塊瓦抖手打來，正中劉五的額角倒地而亡，賈明隨身跳下房來拉杵大喊，嘿，小子們速來領死，忽聽旁邊有人大聲說道醜鬼真乃大胆，我要你的命，嗖的一聲兵刃來到，賈明急忙閃開，只見對面站的這人身高六尺，花白鬍鬚一身青衣，白襪酒鞋，打着裹腿，手持雙斧一臉橫肉，賈明問道小子你叫甚號玩意，我大將金頭虎賈明杵下不死

無名之鬼，那人道你問大老爺我姓吳，雙名開山，江湖人稱，奪命閻君，賈名哈哈大笑，小子你真來着啦，今天正是你上任的日期，快來吧小子，吳開山捧刀就劈，太山壓頂式就來了，賈明提杵由下而上，名喚海底撈月，二人兵刃確在一處火星子亂冒，叮噹亂響聲音振耳，吳開山功夫一大力不能敵回身想逃，賈明舉杵二番就砸，吳開山逃的甚快，賈明的杵末能够上，雙手一捧杵，縱身形用杵往他背節骨略微一點，吳開山就覺呼心內發熱，喉嚨發鹹，一張嘴，吐出鮮血，反身栽倒，此時後面玉面賽張仙滕彥，恐怕吳開山喪命，急用飛抓擲來，賈明一抬頭已覺到了自己頭頂，滕彥用力一拉賈明隨抓而倒，四外莊丁，皆蜂擁而上，持肩膀，敲二臂，四馬倒攢蹄網好，聖手妙張良命人將他二人亂刃分屍，飛天鼠秦尤說道，滕老莊主且慢，滕遠道賢弟留他何用，秦尤說，老莊主今天勝家寨他們同夥來的甚多，拿這二人以做香餌釣熬之法，滕遠大笑道，如此甚好，吩咐將他二人暫押避雲軒，手下莊丁將勝奎，賈明，抬到後面不表，且說衆人回到客廳，吳開山，謝洪祺，二人養傷不提，仁義鼠崔通道，今天勝家賈明二人被獲，勝家寨羣俠豈能善罷干休，今天預爲防範才好，滕遠笑道有何可怕，崔通說道，老莊主非是我崔通長他人威風，滅我等銳氣，今天遂說勝英以死，他同道老前輩，如九頭獅子孟凱，鎮三江蕭杰，登山豹子楊小石，鑽天大保賈斌久，歐陽二位賊魔，那一個都是江湖大名鼎鼎的人物，飛天鼠一聽大笑道，兄弟你這一說，不消十日，這雙菊嶺的臥龍莊，即教他

們踏爲瓦爍之場了，滕遠說道秦賢弟，崔大弟之言也不可不慎，玉面賽張仙滕彥道老爹爹勿要擔憂，我提出一個人來，他若到此，勝家寨這一羣人決逃不出他的手去，滕遠道，莫非家在宣化府，城東三十里，神亭嶺，孫雲古，孫老英雄嗎，滕彥道，正是他老人家，滕遠道可不是嗎，我幾乎忘了，想當年他與勝英有奪鏢局子之仇，如今已退避家門，今天正是個機會，遂吩咐玉面張仙滕彥道，你到神亭嶺，你師爺那去一蹓，就題爲父有請，滕彥即時起身，一路無事，走到神亭嶺，到了孫爺門前，滕彥用手一打門，從人出來一看，原是少莊主滕彥，問道少爺到這裏有事嗎，滕彥道，你給回稟一聲，就提雙菊嶺臥龍莊少莊主，玉面張仙滕彥造拜孫老俠客，從人轉瞬出來道，老人家命你進去，滕彥聞聽此言，直入後面廳房見孫老英雄，身高五尺有餘，紫臉膛，海下一部銀髯，一絲不亂，亞賽銀針，身穿青色英雄大氅，自披福字履，惟有二眸子，神光灼灼，式如兩盞燈，滕彥上前行禮，說道師爺在上，徒孫與師爺叩頭了，孫老俠客道，你不在雙菊嶺，你來到我這裏有何公幹，滕彥道，老人家若問，孩兒奉父命而來，請老人家下山，孫雲古道甚麼事，你父教你請我前去呢，滕彥就將勝奎入莊，要太倉三鼠說下大話，要平滅臥龍莊之事，訴說一番，孫雲古聞聽此言長嘆一聲道，我此次下山，與勝家寨，就得分一強存弱死，真在假亡，書中暗表，勝英生前走鏢時，由北六省到蒙古借道行鏢，孫雲古他在蒙古一代很爲說的出道得出，可是勝三爺的鏢到了蒙古，各山各寨，均是另眼

相看，一路之上很平安的回來，及至孫雲古他知到時，找到勝英鏢局質問，二人說差，勝英與他比武，宋尾打他一鏢，孫雲古回到家中，五年之久苦心研究了一種暗器，名喚如意金錢，一共是六個，上有（木）字，今日聞勝英已死，他甚為後悔此仇未報，真是可惜，今日滕遠來請，很喜悅，借此機會，以洩當年之仇，當時孫雲古代上應用之物，益兒兩個一同起身，天到已牌時，已然來到雙菊嶺，臥龍莊，有從人進去回稟，見了老莊主，說道莊主爺，少莊主與老俠客一同來到門上，請你老人家出來接迎，聖手妙張良滕遠，代着太倉三鼠，滕遠的外甥，小公瑾周旋，一同出來，別人暫時不動，到了門口，孫雲古已來到大門以外了，滕遠急運上前口稱師叔，滕遠接迎來遲，請你老人家海涵罷，滕遠站起道，師叔我給你引見幾位朋友，說罷用手一指，此三人乃是江湖有名太倉三鼠，飛天鼠秦尤，仁義鼠羅通，盜糧鼠柳遇春，又與三鼠說道，三位賢弟，這是我師叔，乾坤鳥，紫面武侯，孫雲古，三鼠聞聽急忙上前，口中說道我以為是何人，原來是老前輩到此，弟子這廂有禮，孫雲古哈哈大笑，說道秦義士何必客氣，你我一見如故，秦尤道，請孫老俠客先行，孫雲古只可邁步前走，大家如衆星捧月一般，將孫雲古讓到客廳落了坐，有莊丁獻上茶來，茶罷落盞，孫雲古笑問滕遠請己之意，滕遠道，老人家，三鼠兄弟與我有金蘭弟兄之誼，互相輔助，他三人要求我與秦天豹老人家報仇，以致激起勝奎等之怒，約請鏢局衆人，捉拿三鼠，三鼠兄弟遂來到此處，弟子念其紅花白藕

青荷葉，天下武術是一家，故此令他兄弟三人暫做避身之處，誰想銀頭太歲勝至，趕盡殺絕，公然入莊要人，弟子勸之再再也是弟子一時無知，設法將勝至擒住，後來賈明到了，也被擒住，暫押避雲軒，以爲昏倒釣魚之法，恐勝家寨鏢行衆人到了，弟子等寡衆不敵，故此派你徒孫滕彥到後山覽菊嶺，大哥處請援，無奈各有守地之責，故此轉派他到你老人家面前懇請既蒙老人家不棄，仗義前來，實我等之幸也，說話之間，有莊丁進來擦抹桌案，擺上酒筵，衆人讓孫爺居中，衆人入席，此時天色已晚燈光長起，衆人同桌飲酒，真是家無常禮，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孫雲古說道衆位英雄，勝家寨共有多少鏢行人物，秦尤道老人家，人數不算多，雖說不多，都是有名俠客，孫雲古道他們都是誰，三鼠道，有九頭獅子孟凱，鎮三江謝傑，登山豹子楊小石，鑽雲太保賈斌久，歐陽弟兄，還有四十八小俠，計有飛鏢黃三太，賽毛遂楊香武，紅旗李玉風張茂隆，楞太歲濮大勇，勇金剛武萬年混江龍于藍，飛鏢小飛熊藍玉，玉面賽專諸小孟嘗賀兆熊，塞北觀音蕭銀龍，混海金鯨孟金龍，鐵飛龍，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神槍太保錢文華，忠義太保良方，小太歲張凱，萬丈翻波分水小白猿秦浩遠，玉玲瓏華雄，獅金蟬謝應傑，引子麒麟白俊，銀貔豸白義，玉面小子都白璧，笑面書生屠世遠，小方朔歐陽德，千里獨分分俠賽判鄧飛熊，聖手相子鄧飛麟，賽皂王丁虎，黑太歲褚德猴兒李配，白馬李七侯等，皆是江湖能入義士，其餘再有來者非我等所知也，大略也未有出楨拔萃的人物了，孫

雲古道，這些人，老朽觀看，乃酒囊飯袋泥塑木雕之輩，忽聽外面有人喝叱道：「老匹夫休要逞強，你請到外邊來，我與你大戰三百合，看一看誰是酒囊飯袋，暗表，這人乃是勝家寨來的，原來自賈明去而不返，衆人互相議論，聽龍龜言說，聖手妙張良，非尋常之人，今晚咱們可以設法先救出勝奎賈明，然後在去破寨，此時衆人談論紛紛，內有三小俠不忿，正是玉麒麟白俊，銀鵝毛白義，玉面小子都白璧，白俊以使眼色，二弟隨着到大廳外，無人之處，白瑾道：「大哥甚麼事，白義道：「二位兄弟咱父親鎮守九龍山十海島，英雄一世，莫非到咱們弟兄頭上，就沒胆子了嗎，白璧說道：「大哥這叫甚麼話，大丈夫生何歎，死何懼，白俊說道：「二位兄弟，若不怕死，今晚你我弟兄三人，到雙菊嶺，臥龍莊走一遭，先將勝奎與賈明救出，然後再將滕遠人頭代來，回勝家寨，豈不是人前顯耀，煞裏奪尊，白義白璧，二人笑着說道：「好罷，三人商議妥當，暗代兵刃，出了勝家寨西村口，三人矮身軀，盪膝蓋撞胸脯，脚打屁股蛋，陸地飛騰術，鹿伏鶴行功夫，到了雙菊嶺，臥龍莊前面，一看門外無有動作，飄身形用單膝膊肘，跨牆沿往裏一望，一無人聲，二無狗吠，三人躍入裏面，彈指爲號，三人合在一起，往前走是鹿伏鶴行，用蛇行之術，順牆根進角門，來到後院北大廳，見屋中，燈光閃閃，人影搖搖，三人由下而上，分前後坡，玉麒麟曰：「俊到前坡，雙脚挂瓦簷，珍珠倒捲簾，夜叉探海式，渺一目往裏觀看，見屋內坐着花白鬚老者，與滕遠大衆吃酒，正議論勝家寨老少英雄，白俊一聽大

怒道，你們請到外面來，老人家孫雲古及衆人一齊來到外面，三人下來當場大戰，要知勝敗如何，以及三太鏢打秦尤刀劈柳遇春，衆老俠被困轉心亭，等等熱鬧節目請看七集便知分曉，

叁拾

武俠小說 三俠圖

小說雖爲茶餘酒後消遣之品。而內容多含勉人爲善。亦能將惡念於無形默消。所以有領導社會。易風易俗之功匪小。故出版家多如過江之鯽。述武俠者。其人武功絕倫。拯弱抑強。撫孤寡。除惡暴。爲盡義務天職。不爲己身事。專爲他人忙。惻隱之處真是令人拍案叫絕。斬惡霸除土豪。令人驚心悅目。斯書如燕冲方環之輩。皆武功輕捷之人。喜忠正惱奸巧。處處愛物敬人。故有大俠之稱。捉淫賊。探險山。皆不爲己事而與仇者結冤。伊輩少年英雄。並無暇思。勇往直前。雖有一般成名老俠客相左。亦是死裏逃生。險到萬分。如徐侍郎奉密旨喬裝江南訪三俠。去御圖。冲王府救二小。羣雄聚會武昌府。惡楊芬女裝鬧武昌。衆英雄奇計誅人妖。兩俠結仇。黃花鎮惡擺重陽會。單拳震老陶燕凌霄成名江甯府。夜月訪梅花。浩然叟巧得乘龍婿。英雄美女成眷屬。虎邱山救駕。皇帝感恩御賜三俠圖。燕冲初探貯寶樓劍斬無敵仙。二打玄武湖梅花女智擒王者香。九劍客大聚會。九劍客九探萬仙觀。智斬白蓮僧。三俠面聖加官晉爵。伉儷盛名播朝野。逃名避祿三俠遞跡走風塵。書中要目節節緊湊。火熾高過他種說部。真令閱者愛不釋手。各界人士。已人手一篇矣。此書特點字不多而精。話不多而迥乎其用。句子新穎。字體美觀。是其優點。敝本不文不敢爲序。僅記其實而已。閱者一試方知不謬也。

先生你看過三俠劍嗎？三俠劍上那潘勝英。是七十多歲啦。這金刀會七義上的勝英。是少年英俊時代。他怎麼學的藝？他怎麼與明清八義結拜。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怎麼開設十三省總鏢局子。八義反目鏢打秦天豹。怎麼訪的孟肅二俠。怎麼號稱三俠劍。他所作所爲的一生事跡。可惜各大都市。未有勝英這一口金刀會七義的書來販賣。敝店不惜重金特邀。著雍正劍俠圖的常杰森老先生之高足。蔣君珍庭。撰著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純用北京語言。將勝英俠肝義胆。濟困扶弱的事蹟。一字不落。合盤說出來。警醒社會奸詐之輩。引起國人好武術的真精神。誰說是一冊野史小說。或能抖擻人心理啊。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現已出版。每冊定價七角。每月出書一次。各省市大書店。均有代售。各書攤未有代賣的。還有幾句口號是？

注 意

要明白，英雄怎麼會師兄弟八位？怎麼結的拜，更不可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號爲明清八義？又不能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怎麼設立十三省總鏢局子？更不可不看看，勝英一口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明清八義反目鏢打秦天豹？又更不能不看，勝英金刀會七義
要明白，怎麼遇見孟肅二俠，如何稱爲三俠劍？尤其的，不可不看看金刀會七義

總發行所

奉天市瀋陽區
德街五段五六號

益新書店

